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二）（明）張溥輯　明婁東張氏刻本　〇〇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二）

（明）張溥輯

明婁東張氏刻本

李蘭臺集

李伯仁集題詞

後漢書文苑二十人李伯仁與其選亦蘭臺文章之傑也傳云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今誄頌哀典俱不見七歎無傳惟有七欵豈歎字之訛耶其文寂寥非枚叔比也

詩有九曲歌閒屬闕文賦五首微質雅擬之上林長楊則泰山丘垤也當時薦者稱其文有相如楊雄風何哉銘八十餘多體要之作及所匠意于子雲百官箴得其深矣摯仲治議以殲病屈諸王莽鼎銘之下抑文家以

少言爲貴而多者難于見工也

婁東張溥題

漢李伯仁集目錄

賦

函谷關賦

平樂觀賦

東觀賦

德陽殿賦

辟雍賦

七

七歎

銘

函谷關銘

孟津銘

河銘

洛銘

鴻池陂銘

井銘

明堂銘

太學銘

辟雍銘
永安宫銘
德陽殿銘
闕銘
雲臺銘
京師城門銘
正陽城門銘
高安館銘
平樂館銘

東東觀銘
堂銘
門銘
中東門銘
上西門銘
上東門銘
關陽城門銘
津城門銘
旄城門銘

廣陽門銘
雍城門銘
夏城門銘
榖城門銘
室銘
楹銘
牖銘
琴銘
鐘簴銘

漏刻銘
鼎銘
古鼎銘
屏風銘
舟楫銘
寶劒銘
箭銘
小車銘
天𦓤車銘

經桄銘
讀書桄銘
筆銘
墨研銘
冠幘銘
文履銘
錯佩刀銘
金馬書刀銘
弧矢銘

琴銘
彈銘
盾銘
鉦銘
書案銘
床几銘
鐙銘
良弓銘
轡銘

鞍銘
馬箠銘
臥牀銘
塵尾銘
薰爐銘
安哉銘
羹魁銘
豐侯銘
箕銘

權衡銘
匱匣銘
武庫銘
圍棋銘
盤銘
椅銘
杯銘
印銘
鏡銘

靈壽杖銘
金羊燈銘
灶銘
席銘
鞠城銘
序
八銘序
詩
九曲歌

附録
本傳

漢蘭臺令李伯仁集卷全

漢　廣漢李尤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函谷關賦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蕩蕩兮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關捷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

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貫越㣲朔以臨胡庭緣邊邪指陽會玉門凌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隴龍武夷白水江零沔漢阻曲路綠山泉舊水遠濫沐落是經通周覽以況觀兮歷衆關以遊目惟參潤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施雕龔以作好建峻敵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異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誓聽審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嘉

尹喜之望氣、知眞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道、爲
著書而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眎乎中州、文
馳齊而懼追、譎鷄鳴於狗偷、雖背魏而西逝、託
衾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
准令宜以就制、因玆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
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戍、陵闕有年、天閔羣黎、命
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授、二祖同
勛、承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
萬國之玉帛、捸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

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識、捐繻傳而勿論、於
以廓襟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平樂觀賦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
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
婁、赫巖巖其崟嶺、紛電影以盤旰、彌平原之博
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厦累而鱗次、承宮蹇之翠
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
陵蒼山、龜池泱漭、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飛尾布
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絶域造
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遝歸誼、集於春正、㓝
屆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
主、方曲既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
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
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呑刃吐火、燕
躍鳥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
擾、色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
驢馳射、狐兎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爲耦、禽鹿六

駮、白鳥朱首、魚龍爭延、嶼蜒山阜、龜螭蟾蜍、挈
琴鼓缶、

東觀賦

敷華寔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藐、孽孽
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
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
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
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德陽殿賦

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瑣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璧組之潤漫雜此文之蛫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閣巖巖嵯峨槃雲青鎖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緣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蔚茂以蓁蓁鴻雁奔奔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日濯龍葡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丈槐曜水光昳煌煌

辟雍賦

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𥠖遲延忠信之純德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獻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狄蠻羌僑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

七

七欵

奇宮閒館迴洞庭門井幹廣望重閣栢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王（一作上）青黎（一作[illegible]）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隕零黃果菸荄聯林櫂封金承素裹（一作步）班白內充滋味偉異淫樂無窮副以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銘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鶩東征夜造稱疑譎以鷄鳴范雎將入自盛以褰元鼎龍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門東卽高原長墉重關閉固不險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孟津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黄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

題往克殷（是水經註作銘）

河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于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尅殷大漢承緒懐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

洛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爲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聰明庶類是康

鴻池陂銘（水經注）

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

井銘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明堂銘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窓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

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太學銘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𡑞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辟雍銘

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澗穢

承安宮銘

合歡黄堂中和是遵舊廬懐本前界暢春（前一作新）候臺集道伻司星辰豐業廣德以協天人萬福

來助嘉娛永欣、

德陽殿銘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側、弘讓、（一作誕）彌（一作闕）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麗、苞（一作包）受萬方、內宗（一作綜）朝貢、外示（一作供）遐荒、

闕銘

皇上尊嚴、萬姓戴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

雲臺銘

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增峻、（一作嶒）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一作循）其行、而國其昌、

京師城門銘

天險匪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正陽城門銘（雒陽城十二門）

平門督司、午位處分、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後漢書注平城門午、敵位處中、）

高安館銘

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嶕嶢麗館、窻闥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平樂館銘

乃與平樂、弘敞麗光、俾使通閣、禁闈洞房、芬梁照耀、朱華飾瑠、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東觀銘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執文、

堂銘

因邑致宅、爰與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賓兩序、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門銘

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中東門銘

中東處仲、月値當易、倉庚有聲、隼鷹匿爪、除去

性情謐微勿考、

上西門銘

上西在季位月惟戊蓐黃豹察號令嚴悉

上東門銘

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位孟春

開陽城門銘 一作開陽門

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門 一作明 冠節太陽進起

津城門銘

津名自定位月在未 一作名有定位月在未 溫風攄暑厲鳥習鷙

旄城門銘 一作長誤

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貸乏是振

廣陽門銘

廣陽位孟厥月在申凉風從時白露已紛

雍城門銘

雍門處中位月在酉肅風寒溜霧 一作霧 歸山阜

夏城門銘

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蟋蟀匿彩迎冬北增從陰所在

穀城門銘

穀門北中位當于丑太陰主形殺伐為首 後漢書注作予為一作典首一作子

室銘

室以安身寢息幽閒室寒空巢遠遁風寒無日寂寞屋漏昭然

楹銘

幹強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屏銘

天設窓牖開光照陰施于明堂以象八風

琹銘

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 一作 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卻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止 一作樂 樂而不淫

鐘簴銘

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白泰器事有可施鴻鐘怒簴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爍委迤

漏刻銘 [illegible]

（叙今改藝文 雨載並作尻）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觀七曜，俯順神德，（力一作）
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
羲和，敬授人時，題象若明，序以崇淵，季末不虔，
德褒于茲，挈壺失職，（一作詩）刺流在詩，聖哲稽古，
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咸巳丕顯，徽聽
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鼎銘

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古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琱弋，尸臣
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屏風銘

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
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舟楫銘

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載一作）重歷遠，以濟天下，
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寶劍銘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耀奇，太阿飛名，陸斷
犀兕，水截鯢鯨，搢紳成服，翼宜儀刑，豈徒振武，
義合金聲。

箭銘

出自南流，離浩蕩。

車銘

圓蓋象天，方軫（一作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合（一作軫）之嗛虛，疏達開通，兩轓障邪，尊卑是從，
輗軏之用，信義所同。

天軿車銘（銘一作覽 輬車）

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蔽容，輪軿
并合，出入周道，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經橈銘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
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讀書枕銘

聽政理事，怠則覽書，頤倚偃息，隨體與居，寤心

起意由念，宴娛。

筆銘

筆之强志，（一作忍）廢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一作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墨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冠幘銘

冠爲元服，幘爲首服，君子敬愼，自强不忒，

文履銘

乃製茲履，文質武斌，允顯明哲，𨀁以牧身。步此堤道，絕彼埃塵，

錯佩刀銘

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麗好，將戒其身，

金馬書刀銘

巧冶鍊剛，金託於刑，貢文錯鏤，兼勒工名，淬以清流，礪以越石，（以一本無作句）

弧矢銘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一作八極四方同紀）

弩銘

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方，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銘

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需，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鷖。昔靈驕悖。

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盾銘

吳旃魯皷，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鉦銘

申嚴號令，誓飭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書案銘

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制，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牀几銘

虛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狀對几庭發三陳符一飯義桃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醑酉作尊茶二老來遊

鎧銘

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相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依者寡好戰者危尊舒持力君子不爲

良弓銘

弓矢之作爰自羲時鄉射（射一作）載禮招命在詩

矜（力一作）稱頌高巧（一作力）發晉師（一作晉荷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一作辭）

轡銘

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御進取道理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鞍銘

駈鶩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其瓶罔不斯敗

馬箠銘

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忤責過度

臥床銘

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

麈尾銘

播成德柄言爲訓辭鑒彼逸傲念茲末茲

薰爐銘

上似蓬萊吐氣委蛇芳煙布繞遙沖紫微

安哉銘 周器

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頴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羹匙銘

羊羹不稱駟馬長驅

豐侯銘

豐侯荒繆醉亂迷逆乃象其形爲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箕銘

神農植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秕及陳

權衡銘

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欲正是非其唯賢明

匱匣銘

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武庫銘

搏噬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已陳

圍棊銘

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翫弄遊意局為憲矩棊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盤銘

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乘清觴又成口實

罇銘

罇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杯銘

小之為杯大之為閜杯閜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止周公之美驕吝為疵

印銘

赤紱在躬非印不明棨傳符節非印不行龜紐

犢舁用爾作程

鏡銘

鑄銅為鑑整飭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靈壽杖銘

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金羊燈銘

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戢燿作明以續

灶銘

燧人造火灶能以興五行攸備陰陽相承

席銘

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豚

鞠城銘

圓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序

几銘序

黃帝軒轅，仁智恭恕，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詩

九曲歌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

李尤本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馬季長集

馬季長集題詞

漢世通儒並推季長盧涿郡鄭北海咸出其門家世貴戚居養豐澤卸坐高堂施絳帳著書授生徒以老亦足以傳何汲汲榮仕也廣成一頌雕鏤萬物名雖諷諫鄧氏意在炫才感衆

寧知適逢彼怒乎東巡頌質古簡言似季長韜光之作安帝見而奇之召拜郎中文之遇不遇豈人意所及哉西羌反叛馬賢胡疇留兵不進季長懷河上之憂上書求効又陳星孛參畢戎狄將起觀其撫時奮發誠恥儒冠同腐草木乃心懲鄧氏恐怖梁冀既頌將軍西第又誣奏李太尉於死代人匠斲點染名賢斯文墜地百身莫贖矣季長注孝經云忠猶有闕述仲尼之說而作忠經其文常人耳及讀本傳並未云季長作忠經然則忠

經果馬氏之書歟予不敢信也范史譏融慮深垂堂不及胥靡予亦哀其儒者風流自隕漢陽之節重負南山摯季直矣

婁東張溥題

東漢馬季長集目錄

賦
長笛賦
圍棊賦
樗蒱賦
琴賦
疏
上安帝請罷參等書
上論日蝕疏
上順帝乞自劾疏
頌
廣城頌
東巡頌
書
爲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與謝伯世書
與竇伯向書
序

忠經序
著述
忠經
附錄
馬融本傳

東漢馬季長集卷全

漢 扶風馬融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長笛賦并序

融既博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維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飇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嵒狋㠑、傾昃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峴、嵱嵺巖崿、運裛穿汥、閒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柞樸、於是山水猥至、渟

涔障潰、頹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苹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瀄瀑噴沫、犇遯碭突、摇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麚昏髟。山雞晨羣、野雉朝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蘙、錚鐄謍嚗、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巳、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掐膺擗摽、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篾縷、膺陗陁、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撟揉斤械、剶刻度擬、鍃礲隤墜、程表朱里、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

工人巧士、肄業修聲、於是游明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龢、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鬱怫以馮怒兮、耾䃔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靁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溧以風冽、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有飛鳥鴻、氾濫溥漠、浩浩洋

洋、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柍、酆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耑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持縼纆、佁儗寬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宜八風、律呂既龢、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踾踧攢仄、蜂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奏、易聽駭

耳、有所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圔窴赦、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蟠紆、緸冤蜿蟺、笢笏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拏捘臧、遞相乘邅、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音者、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簉弄者、遙思于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

光之介也、牢剌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剺櫟銚㦸、晳龍之惠也、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伸、鴟視狼顧、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聵能退敵、不占成

節，鄂王公保其位，隱處窔林肆，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鱏魚喁于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于斯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弛懸，留眎瞠眙，累稱屢讚，失容墮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盥汙濊，澡雪垢滓。

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梃彫琢，刻鏤鑽笮，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

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䟽益，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檔篁榮臬巖楞槇盈砡玉婁簍祢宗鬱發庮置
痾鮑峗兌峮坎嶚淡纏代穿汙洨逭槮參柞作
斷燮濁畢碭唐蜷位頷憾屢加彯標噍啾警榮
絚亘阤獲畫鐐忽硐同還足眩玄眷眉鬱鬱縱
怨切佁疑儗教缺象圂盂赧然纆四蠖音箕泯
揆管遊切搒錄情菱鱣尋聑曲聆翅睆患榳
切上筦管鞋孚龠上遊遊

圍棋賦

略觀圍棋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亾，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首兮，連連雁行，踔度間置兮，徘徊中央，違鬬奮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眾兮，情無遠行，棋多無策兮，如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跭內房，利則為時兮，便則為強，厭于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棋頗兮，頗棄其裝，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無使相迎，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策兮，于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于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為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頗遮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謀，誘敵先行兮，往往一窒，損棄委食兮，三將七卒，馳逐爽問兮，轉相伺密，商度地道兮，期相盤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恐懼，迫役棄捐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早訖，事留變生兮，收拾欲疾，營惑窮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樗蒲賦

昔玄通先生遊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續繡，紩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昆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

則玄犀烏牙。是發是礎。梧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翼距。筩爲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衔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踸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琴賦

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閑公子。中徹失志。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於庭。何琴德之深哉。

疏

上安帝請龐參等書

元初中。參爲護羌校尉。坐先零羌爲其所敗。乃徵詣廷尉。慬坐并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書奏。赦參等。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資。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于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于折衝。毗佐于聖化。

上言日蝕疏

建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是時融爲許令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覩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覩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

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於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令辰在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

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指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

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誡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隷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

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故以爲中，臣以五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其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舉，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上順帝乞自効疏

融陽嘉中，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傳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朝廷不能用。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頌

廣成頌

融拜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

十九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
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
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
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于靈臺、或人嘉而稱
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
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

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夏之苗、
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
南郊、徒觀其垌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
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
矕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
溠、貫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
鏘鏘雌雌、隆窮槃回、嵑峗錯崔、神泉側出。丹水
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推牧薦

草、芳茹甘荼、茈、其芸蘺昌本、深蒲芝茜、堇荁蘘
荷、芋菓桂荏、兒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
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
柳楓楊、豐彤對蔚、崟頜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
榮、舖于布濩、菲屢蘙薈、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
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
天網、頓八紘、摯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
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群鳴膠膠、鄙駭
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

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羉、彌綸阬澤、
皋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
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於疏鏤之金路。
六騩駮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
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
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鼬、揚金𥹳而拖玉
瓖、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冏、旃旝摻其如
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
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

答鼓擿華鐃、獵徒縱、赴榛叢、豲𧲳霍奕別鶩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罔𡆫、南北東西、風
行雲轉、佝礚隱訇、黃塵岪浡、闇若霧昏、日月爲
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𢭏才勁勇程氣、狗
馬所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
梁、聿皇於中原、絹猥蹏、鋋特肩、胆完羝、摶介鮮、
散毛族、梏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
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梢𨌭、投殳狂擊、
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踬未殊、顛

狽頓躓、蝡蝡蟬蟬、充衢塞隧、葩華𦼨布、不可勝
計。若夫鷙獸毅虫、倨牙黔口、大匈㕷後、緼𨁴歐
𢓜、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
孤刲剌、裸裎袒裼、冒柳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
嶰、暴斥虎、搏狂兕、獄䝙熊、拉封豨、或輕訬趬悍、
廋疏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樠、踔攳枝、杪
摽端、尾蒼蜼、掎玄猨、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
罾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
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縯、遊雉羣驚、晨鳧輩作。

翬然雲起、霅爾雹落。爾乃藐觀高蹈、改乘回轅、
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
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寶、召方相、驅厲疫、
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㹮墳羊、然後緩
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
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蘇、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
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渀薄汾橈、淪
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
黿、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

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
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
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鎭以瑤臺、純以
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瀇漾沆漭、錯紾槃委、
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
壺涿、驅水蟲、逐罔蜽、滅短狐、簎鯨鯢、然後方餘
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飀風、陵迅流、發棹
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
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鷿鷉、乃安斯寢、

戢翮其涯鲂鱮鱏鮪鰱鯉鰽鰍樂我純德騰踊
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
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曾不衰哉於是宗
廟既享庖廚既盈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
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佰拔千乘山二常
滿房俎無空酒正奏膳大趨行清醪車湊燔
炙騎將鼓駭衆爵鍾鳴既觴若乃陽阿衰裘之
管制關雎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何聽發明耳
目蕩越萌憎駭惆底伏鏜鍠鎗鎗奏於農郊大

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
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
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
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于
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
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
震於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
藏發天府之官常繇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

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
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
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
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
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
儀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
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於宇內與二儀乎無疆
永遺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

愼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
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東巡頌

安帝親政召[illegible]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車駕東巡岱宗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踐天衷克揩光若時則運
璿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
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
工卜筮稱吉蓍龜襲從南征有聃馮相告祥清

夷道而後行，躍四國而揭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咏八荒，指宗嶽以為期，因岱神之所控。敬齋蹕畢，越禮良辰，拔標抒攄，烈火燔燎，耶光四燭，炎燭薄天，蕭香津升，青煙冒雲，珪璋冀嶷，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太平御覽經八成下有發和萬殊，總領論句。明二

書

為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質帝崩，梁太后[illegible]下，冀[illegible]安[illegible]疏[illegible]史[illegible]有[illegible]國[illegible]李公之罪，收下獄，[illegible]入，遂不免，書奏。大后不聽。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衆爲諡，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善則歸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

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武衛先主苟肆狂猾存無廷爭之忠没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闕之過釁事合誅辟

與謝伯世書

頃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暁秋涉冬大倉出籠黄棘下菟茥以乾蔡以送餘日茲樂而已藝文類聚三憤憤尺牘作憤憤以送一作自送

與竇伯向書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章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馬融集後漢志注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序

忠經序

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姿韞勛華之德彌賢俾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雖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焉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綱吾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變易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忠經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
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
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爲國之本。何
莫繇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
况于人乎。夫忠興于身。著于家。成于國。其行一
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

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
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

聖君章第二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
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
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
愼。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
民咸懷。故得皇猷顯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
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
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
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
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
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
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
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
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
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
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

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博而久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

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于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出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

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于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廣爲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有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章第十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天下之心爲心端拱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于後代其忠矣夫

辯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爲國必先辯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

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第十七

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馬融本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

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
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
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
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
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
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
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爲梁冀
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
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

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閒將有意於
居貞乎既有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
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
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
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
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
也

馬季長集卷全終

荀侍中集

東漢荀侍中集題詞

西豪荀氏楚蘭陵令後裔也季和八龍名稱極盛諸孫若仲豫文若並爲時所知然文若娶婦中官依身逆賊壽春飲藥進退觸藩雖何顒目以王佐曹操謝爲子房徒虛聲耳豈及仲

豫周旋故君志存獻替哉文若佐操舉事擒呂布破袁紹奉迎車駕徙都許昌咸出其謀以彼英才説詩書論禮樂言堂滿堂寧遜北海而掌握從横疲精軍旅鴻毛一死銅雀先驅萬世而下竟無一卷足傳者仲豫性沉靜好著述隱居託疾不入閹官網羅及事獻帝談論禁省憤曹氏之執政哀天子之恭巳既作申鑒復撰漢紀余觀立典五志知其永懷西京悁悁不寐也諸論上倣過秦下擬驃騎較班馬抱諱其辭直矣高陽才子德業

世濟能立言者慈明仲豫耳余於此益悲敬侯之無年也

婁東張溥題

漢荀仲豫集目錄

序
漢紀序
又
後序
論贊
酈食其謀立六國論
家令說太公論
貫高張敖論

高祖贊
立張氏爲惠帝后論
列侯論
祿制論
災異論
高后贊
時務論
立制度論
除田租

馮唐論
文帝遺詔短喪論
文帝贊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高帝封王侯約論
封匈奴徐盧等論
三游論
丞相封侯論
神怪論

斬任安論
昌邑王論
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單于朝位論
石顯論
赦論
爵制立功論
漢治迹論
經籍論

王商論
立定陶王欣為太子論
成帝贊
罷司空官論
州牧論
阿保乳母論
原涉論
鄭崇論
哀帝贊

著述
申鑒大略
附錄
本傳

東漢荀侍中集卷全

漢　荀悅仲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序

漢紀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値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騏驎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神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艸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泛溢為人害十河決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水二天雨血雨艸雨魚炙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

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
典籍博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
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
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
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
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
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
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表志勢有所不能

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
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
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為侍中
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
春之歲歲在庚辰晉謂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
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
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
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
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

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
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
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
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
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
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
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
之者頗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又序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
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
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
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
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
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
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
後是紹是繼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

詔竊惟其宜詳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後序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一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關

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懷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寶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蔡毒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祜撥亂反正入建惟序武功既列迺替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論

酈食其謀立六國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

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强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

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家令說太公論

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

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貫高張敖論

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

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滅亦可也侯之過歟

高祖讚

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繇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

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統矣

立張氏爲惠帝后論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群臣莫敢諫過哉

列侯論

諸侯之制所繇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爲所以爲民也不

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
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
於是爲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
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朝禮於
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
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
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
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
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

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
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
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
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鄂侯而醢九侯以
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
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
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
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
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

爲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
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
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
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
無息肩眾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
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
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
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
百王之法也

祿制論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免耻故食
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
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
小人無怨若位尊祿薄則有不免憂匱是鄙所
求不贍則私利之制廢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
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
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
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

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厥亦恕之雖不及古庶將有可稱也

災異論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

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接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略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

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

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

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
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
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
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
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
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
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
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

守矣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
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夫
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
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故化之道
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
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
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
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
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

此之謂乎

高后贊

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
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
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及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熾生於豪
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藏討
纂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絜心過
於丹青矣

時務論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矣若
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
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

立制度論

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
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
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
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

民無王制則賞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衆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艸木未

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旣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川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踰侈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

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賈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蔬飲水其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不

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除田租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豪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

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馮唐論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爲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兹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

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墜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文帝遺詔短喪論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

皆然二年之喪天下之通喪錄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爵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傾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文帝贊

贊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

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發顯洪業爲漢太宗其盛矣哉楊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高帝王侯約論

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

人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爲典未可通也

封匈奴徐盧等論

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繇之則以功封其逾逆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三游論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

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游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

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游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其失之甚者至於為詐紿徒衆矣游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不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

飾邪刑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丞相封侯論

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開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

神怪論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聞言

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斬任安論

論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昌邑王論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

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與下治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己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躡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討也興至福而降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其難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

務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

肥亂雜則交爭故明于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陵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于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允吉所言古之道也

單于朝位論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昔日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鞮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廷於先祖款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得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謂蕭望之議故也

石顯論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實行與其祿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

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赦論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

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後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廢將爲羣盜或刑攻失中猛暴橫作怨在繁多天下憂擾牢獄蒙濫雖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矯制立功論

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稱其宜也夫矯制之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事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illegible]紀述論

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 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

時天下初定庶事艸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

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
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
宗然不甚用儒術孝元皇帝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
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
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
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刀以亂一
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
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
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
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
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
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
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
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
刑法宜重（此處有缺文之訛矣）皆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
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
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
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
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
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
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
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
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
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
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
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繇也設必違之教不量

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
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謂
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
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
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莅之則民不敬也嚴
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
也吾未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
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
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

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與經然後用於正矣

經籍論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

因地之義立度宜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義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照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

所悼也質樸之士不釋其美兼而棄之是鑿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詁孝和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

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繇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與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尚好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

上商論

上商下水不至非以凡智也非以傷民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何厭以爲慨恨焉媿好之

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不以救上，而傅昭儀以爲嫌，皆至於故，貞可痛乎。孟獨外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

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寗武子佯愚，接輿爲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爲曲，斲方爲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有易亡，難乎哉。

立定陶王欣爲太子論

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爲與，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但非正統。捨親取疎，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

成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繇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

之禍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亥，亦可痛哉。

罷司空官論

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末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

州牧論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歸，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郡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于上，使權柄不分于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寥矣。今牧伯之制，是近今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

阿保乳母論

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父之（李尋上言也）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

為忠，以苟容為智，以伎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微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隱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耀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王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

擿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其體有鳩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焉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

原涉論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

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强綠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有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于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禁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倫以臣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

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泛愛賑窮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為盛而婁護為師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

鄭崇論

大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

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爲篤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而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

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因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隱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位所欲聞。不宮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殃。若此之事。不一而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有然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歎。予欲無言也。

哀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土成。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閒。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著述

申鑒大略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字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毁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又

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

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荀悅本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蚤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

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荀侍中集終

蔡中郎集

蔡中郎集題詞

董卓狠戾賊臣折節名士陳留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卧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勉强受官侍中封侯噫嘆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誚終不能爲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方遯江海囚形毀貌不覩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官隆遇待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裨益國家當日公卿滿朝栖遲危亂金章赤芾豈獨中郎但識

不鑒於比匪謀不出於討賊喋口牢獄愛莫能助伯喈賸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善耳漢史未成願就黥刖子長腐刑之志也設竟其意卽不如子長豈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淸白三世同居却五侯之招陳六事之本憂心虹蜺抵觸禁近抱子政之梱愊蹈京房之禍患又班生所望景先逝矣

婁東張溥題

蔡中郎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述行賦 有序
漢津賦
協和婚賦
檢逸賦
協初賦
青衣賦
短人賦 有序
瞽師賦
又
筆賦
琴賦
又
又
彈棊賦
又

團扇賦
胡栗賦
蟬賦
疏
陳政要七事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上漢書十志疏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為皇甫規表
薦太尉董卓表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巴郡太守謝表
尚書詰狀自陳表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辭金龜紫紱表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徙朔方報楊復書
徙朔方報羊月書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與袁公書
又與人書
又與人書
論
明堂月令論
正交論
銘論
桓彬論
議
諫伐鮮卑議
曆數議
宗廟迭毀議

答齊議
和熹鄧后謚議
宋公叔謚議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封事
設論
釋誨
月令問答
連珠
廣連珠
頌
東巡頌有序
南巡頌
胡廣黄瓊頌
京兆樊惠渠頌
陳留太守行小黄縣頌
考城縣頌

祖德頌有序
麟頌
五靈頌
賛
太尉陳公賛
焦君賛
琴賛
卷之二
箴
衣箴
銘
黄鉞銘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朱公叔鼎銘
胡太傅祠前銘
京兆尹樊德雲銘

樽銘
盤銘
警枕銘

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
太尉汝南李公碑
太尉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房楨碑
司空袁逢碑
荊州刺史庾侯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
陳太丘碑
陳太丘廟碑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郭有道林宗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彭城姜伯淮碑
翟先生碑
汝南周巨勝碑
處士圂叔則碑
光武濟陽宮碑
王子喬碑
伯夷叔齊碑
九疑山碑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瑯琊王傅蔡公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
哀滿來墓碑
童幼胡根碑
真定直父碑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神誥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誥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祝辭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祝社文
祖餞祝文

謝文
弔文
弔屈原文
文
篆勢
隷勢
九惟文
詩
飲馬長城窟行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翠鳥
附録
本傳

蔡中郎集目録終

漢陳留蔡　邕著
明太倉張　溥評

賦

述行賦有序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得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災馬蹊路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

慍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蔥山之嶤嶢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椿栝兮被浣濯而羅布靡菼薁與臺菌兮緣層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汩以飆涌兮氣懆懆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爲梗兮心惻愴而懷懆乘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

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寶熊耳之泉液兮
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
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
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
朝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
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
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
俠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
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

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以東運、
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
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
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
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
民露處而寢溼、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
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
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
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觀
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
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
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
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群
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
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
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

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
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
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迴兮、旋
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
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
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
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
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
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飈蕭瑟、勃焉

兆與陽侯沛以犇騖洪濤涌而沸厲頹[illegible][illegible]以
丨下窮滄浪乎三澨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
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圍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兑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

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檢逸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協初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螓蠐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裳躡蹈

絲扉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嫵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晚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趨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噭噭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

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躐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惄焉且饑。

短人賦 有序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寠。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咨口。衆人

惡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荊雞兮鶩鷿鵜。鶻鳩鷚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蜘且蠅。中蛹兮蠶蠕。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敝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蕹杵。視短人形如許。

瞽師賦

夫何矇眛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冥而無瞻兮。嘆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兮。氣轟鍠而橫飛。

又

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鵾之孤鳴。起嫠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

讚宓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

丹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
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
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
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
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
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
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
歌一低一昂

又

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又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
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

彈棊賦

榮華灼爍蕚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
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
兵棊夸驚或風驟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
行如畱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又

夫張局陳棊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歡娛
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破累若錦繢平若停
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圓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輶如羽動角
揚徵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胡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
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
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蘗之綠英形猗
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
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
傷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

體枯燥以氷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大陰
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疏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
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
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
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
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
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
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爲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
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
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
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
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

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

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

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淸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

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喩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

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幽冀刺史久闕䟽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戶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

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萬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竊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

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武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部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隷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

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遲疑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蠶食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憤憤嘗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懸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

辰寫劭其寄令者任之人豈不刑備官寄坐
毅丅也白守酉閭邪昔偉安國起自徒中朱
貫由出於閭收非以才年還守本拜文張敞
亡命盧授制州眥復節循三互繼以木制垂
三公聘知二刑之要所宜速定當試禁取能
以救時微有不假尹臣之義苛進輕敢之執
選用稍潰以失其人臣頗毕下上則先常簡
除近禁其諸州制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
二互从
素敢中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

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穀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
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
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
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
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
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
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
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
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

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
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
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攊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
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
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
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
拜以聞。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傅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
屠蟠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
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
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
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
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
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
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

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
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身本以
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
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
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驕於無方。淑暢洽於
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
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孝
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

在周宣之興寶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本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痾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茂。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內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

付指疲行 是表兄爲 累

蓋爲非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
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
帝嘉之，羣公歸德，盛發東岳，莫能擬討，即起家
拜爲太山太守，居斬桀黠，綏撫贊弱，青兗之郊
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
前勲，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
使爲慾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
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

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臣以
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
款心所見，越職脩言，非當殊衆，唯陛下留神省
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
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
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
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曹
丙魏，載於史籍。國遭姦臣孽妾，制主權，累葉
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
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愼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執內遘難。
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冠受害，禍至羣辟，社稷
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
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姦猾，羣慝情狀，辭
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奮擊醜
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

率輕騎，長驅邙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
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奉
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
合戶數，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
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乖羣生
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勳也。惟陛下益隆委
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䰟播越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鈒鞍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軨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

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其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

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爵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

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邕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煊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匄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覩見符策君罔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

無功德而散怠茸闒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姦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驟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愚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

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某尚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曾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雖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遭値盛
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輪力盡心、日下五
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
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
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
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
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怪。不
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
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

闥、登躡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
將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
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棋、
石枰蓮香瓠子、黎錫汁器、閭廬諸物、誠念及下。
錫惠周至、每敕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
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
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悸結屏營、踧
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
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

緝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
職政、宜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
必以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
肋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
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
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

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
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
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
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
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
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
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

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匽匽欲答上問、救性異爲
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
疑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輙令百官
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
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爲
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
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
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

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
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
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
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月績見逮
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
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
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
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
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
也、唯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
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
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
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
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爲存、衍以存爲亡、錯
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暘刑書、懲
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

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
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
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
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厲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廱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髫成伐柯不違之則髫齔夙孤不隆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閉不遊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荅其問章句不能逐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

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羮之和久佐煎熬臠胾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

鉄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聹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羸劄闕拜章不敢須通

徙朔方報楊復書

符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蒙此

○從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

在其中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蹔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對坐、食則比豆。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雝、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
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
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
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
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魯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
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
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
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
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
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
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
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
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
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
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
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
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
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
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
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
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
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
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
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
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
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
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
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
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
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
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
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
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
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
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
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
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
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
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
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
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奠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令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尾此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傅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愼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義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問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取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廢矣括二論而言之

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焉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愼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卄誓之勤晃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愼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屬志操，以忤宦官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丸校尉育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春足以擒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行賄王甫，求為將。言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為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

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萃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

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彈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今郡縣盜賊，鄰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所，吏調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擧類抵冒，心不受仁，勝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豸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蕉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

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吝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
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邺民救患雖成
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
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
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
之術李牧開其原鼂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
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武帝夏易伐鬼方可有余統蠻荆之師奏
有闕論驗海之事征討殊域所内尚矣然而

時否冒異哉有可否故謀作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貴也武帝時奇遠界志鮮?方南?有
趙秋天道計西大宛東克朝鮮因文景之
蓄積下之西伐十年問?民?還乃興鹽
錢由稚之利數縛重捨之令民不堪命起
爲盜賦器衆設告道路不通饋衣益?之使
害鼓錢而必出既而覺惺乃息兵罷役封承
相爲當民侯故王文但日大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侮者也夫以世宗御武將師民猛財
寄也貧所招廣遠猶有南馬況今人財金之
事労害時乎自何奴遺延鮮甲殭?其故
地得又ト爲手方動鍵意智鹽生加以鬬塞
不賤勞舉多府於金見錢皆爲賊有?人邊
北爲之等事兵利與衆過於何奴?段?良
搏得兵害戰有事再卷作ト餘年今有晏才
策未定過頗鮮卑種衆不將於變則而虛計
二歲自許有成若禍窮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徼發衆人轉運縣巴是爲耗竭諸夏弁力變

夷夫邊垂之患了足之亦盈中啓之困貧昔
之撫垂方今郡縣然賊者不能埒况北醜虜
而可伏平昔高經忍平城之亞呂后方躁書
之而方之於今何者爲其夭及山河泰業長
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力外異林俗也苟無職
置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出鴻役居計爭往
來哉雖戎破之豈可珍盡所乃令本朝爲之
時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充捐疑者來必財衆
所罰危聖人不任朝漢有議明ト不行也昔
諸有王安誅伐越目天予之兵有在無戰占
其莫敢校也如使趙人案欲以逆誅事稱與
之亦有一不備不歸者難得或王之笞乃編
將大羨羞之可欲以兵民易譏虜皇威辱外
寄然如其言猶巳忍後足乎得失不可量邪
昔時涯郡及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
引珠垂情特令讓者武日可討或日棄之狀
日疫惟忠益或不行則欲蘇之過于府變復
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經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朝之祭内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
武令關東大困無以相隆文當勤兵非但勞
民而已其罷珠崖郡立元帝所以發德音也
夫邦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
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
器宗塞之論鼂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
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曆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
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
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
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説乞
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之
邪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
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

以思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

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

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

易奪其否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
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
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
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
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
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
河洛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搆而
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

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
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
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
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
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
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
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說不用元和

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不用其言有君

于其能民乎獻蔡邕之說可以吉天機矣賢者可
在弘益遠識公輔綏王足懲淺妄之徒詔書
勿汸亦深
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
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
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
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
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
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

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
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
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
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
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
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
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有

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入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

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禁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叔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叔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

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抔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敘。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使傷仟涼。猾夏作寇。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臣。建立聖主。乘畸恪之間

遵六事之求勿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
服衣不綵英纖人微差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
龍不作織室絶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
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
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
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
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
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為姦紓增傳科之罰惡長吏虚偽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士或有斷絶封恤遺苗以奉其
祀爵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
不以為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
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寐從以百姓為憂
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
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示

元之世以為遺詠今畏服威靈稽顙郎縶徼外
絶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
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
密勿在勤遭疾不豫乖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
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
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
氏任姒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
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

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為一
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
安居曰熹帝后諡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諡
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諡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
議所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諡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

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
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
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
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
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
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
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
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

貴乎人人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
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
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
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
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
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
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
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
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謇謇之諫文章具

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
不我聽者果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
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庶事誅鋤貪暴
糾戮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濫刑將有
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濡姦察以情也
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總納言秉權食祿實有
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槃調
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
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
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蒢
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
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
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
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履以忤違陷以深患苟
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

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諡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諡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與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甫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幹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歷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爲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表變易惶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綬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

縛考問，襄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

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軨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故慎威儀，動作之容，

斷嬖御，改與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强國弱弱國强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廢長侯王不禁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螟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

厥咎螟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螟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屏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尾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潰潰巴日出宮尾自隨諸侯强陵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强陵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亦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

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節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姦禍盜寵竊權蒸晦或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

侵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不選但當察其眞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高愼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恐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陵王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贛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覩朧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汦汦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閥子，鞶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悶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纂騏驥而增驅畢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躋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甶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熾燎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猃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

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敢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爽成之旁貫五經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

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度密近者三統已疎闊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

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閭何也、曰閽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占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鄭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説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甚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説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説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

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横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知者通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檢藝文及

古文苑俱稱班固作而舊刻中郎集亦載是爲姑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給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宮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舊集不載

此篇係藝文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黄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軌齊武惟道之淵

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黍耀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埆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

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氷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殖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綿戶齊眠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荅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閒而不行爲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趙遂令伍瑗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會之於新渠跡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壤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

斥鹵莫修莫殖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攜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

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駿駿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督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遐成率爾苗民愼不敢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淸

祖德頌 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然隆漸浸之所通也是

以易稱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乃考世載孝友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被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寵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諧惟醇宜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榮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馴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會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乎春秋旣書爾來告就庶士乎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淵秉精伏虎用生思叡信立繞于垣墉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其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其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皋，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蔡中郎集卷之二

漢　陳留蔡邕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箴

衣箴

今人務在奢嚴，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煖，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銘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何奴左部、梁州叛
羌、逼迫兵誅、潞衍東夷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
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
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
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
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
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

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
饒、室罄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
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羸、
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
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寇戎授首于西疆、百
固冰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賦事三年、
馬不帶鈌、弓不受彄、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
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
在位、蔡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
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
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
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越在先民、呲于天子、罔不若其股肱、畢其思心、
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于法、罔
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是蔡、后休又帝

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
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
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
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廸厥德、宣力
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
天子曰、都、愼厥身修思、永闡貞協恭、以和天衷、
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

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叙是惟臣之職祗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闕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乃言者

莫不惕厲如履薄氷既乃碑表百代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下臨淮考曰實爲陳畱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勲蹟率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靡聲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諍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熟其位潜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于時冀州凶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

莅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震武耶令德塞羣違自民者封植殘戾者斐痍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能作納言山甫痰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悯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

覡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孫用作茲
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
德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赫文恭應期誕生好是
懿德柔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帝其聲納于機密
機密惟清守于三邦三邦事寧起尹三輔百揆
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
撫彼羣生保頼寧叙紹跡龍夷徽軌山甫遭國

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曰文恭
朕嘉君功爲邑安樂以酬其庸登位特進千異
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讓公拜稽首是對是揚
蕩蕩惟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憖
是遺俾屏於皇新廟奕奕於以蒸嘗子子孫孫
永嗣無疆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
忠式見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允命車服

昭示衆章軒轄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徭役
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民蒙福
惠香無疆守以罔極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
不沖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盤銘

華盤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玄真

鞶帨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
降鑒居安聞傾

碑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黄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名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禀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

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亩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頍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隷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干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

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宜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甲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甲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甲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廪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廪訖乃上之詔報門邊殺不得妄出

玄懽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于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形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其見衒辨亩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賄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誰公覺其奸態收

考首伏。節日伏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嵩贓罪明審、收考髡鉗、列于鬼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誅、黜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遷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還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怨引衆災、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

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罰、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貽、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是非明作、述於祭機燕

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鎡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季、推與其孤、至於即世、挼殯無所、清儉仁與之効、於斯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

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司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賜、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銘曰、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崇、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

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勳庸，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稟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群，至於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將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光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病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請，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豹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茲可謂超越衆庶，彰于遠迩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

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橋公，秉文握武，內爲宗幹，出爲藩輔，在憲彈枉，剋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茲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遁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
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
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
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覩古今生而知
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群議旁貫憲
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
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紀樞極忠
亮體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
太守其爲政也寬猛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

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
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恩不可
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明徵
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
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
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
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國旋于舊土徵拜太
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
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

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
掾冢宰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訓五品
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階究列六世歷載三十自
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耋老成勳被萬方與國
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
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皇后傷懷詔五官中
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
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綵帛含斂之備
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

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
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
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
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恩順履信膺期
命世保兹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貢天機
翼翼惟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
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
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熙二氣

燮雍五徵來備，勲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兹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韍，駙車雕驂四牡脩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畢整

屬扶風魯宙、潁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肅敏，兼質先覺，淡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皋陶之闓闔，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泥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進惰勸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疆，乃遷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愼過于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上相勉于公朝，民勸行于私家，徽纆縈而靡係，鞭朴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

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于潤下。蕃后土于稼穡，訓五品于羣黎，參人物于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贊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中。升隆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焉乎來僞，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策勲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唯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于薨斃，參與晉禱、

列位爽位雖庶物戮力不愆於禮進階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衰思其詞曰

煥文德伊朝后應期運作漢輔嘉中興齊民庶澤洪滂寬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轔高達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遠古耀昆後

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

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姦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于朝市餘貨委于路衢餘種棲于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邪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群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

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遜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務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
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
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
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
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
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
介祉、亮皇業于六王、嘉丕績于九有、窮生人之
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
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

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
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嵩高烝
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
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弈容、畢力
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
躬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
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
弘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
華夏、遐愛不倫、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
沒而不泯、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
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
武繼踵、世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
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苹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
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動
與神合、契叶乾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

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
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饕餮風
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官、帝念其勤、屢被榮命、遷
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
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
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
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僉公薦之、帝曰俞哉、
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莅
任、憲天心以教胄、激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

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于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叙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斑、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爽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

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迄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恩、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太尉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門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熾、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

大臣苟索、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啟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烈、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蹤、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

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慼迄有成光邈邇穆其清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子皇祖考以懿德脊及肆勤式建

休勳放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愼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治在辟雍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遷作御史允執國憲綱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廷人舉允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義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難其衆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萬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勳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禮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承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敬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敎于

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遂有虞于上庠茫茫大運乘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宜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銑書以汶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聚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勳在王府乃及
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龢其祖武化洽羣心
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
土封申備九錫以旌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
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
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
永世慕思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

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承相翼宣
哉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
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闕
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
與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
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
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
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
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
時序庶尹知恤關閣推清劾作司空地平天成
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
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
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
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辟五路三階
受爵開國應位特進并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
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
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瓌
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殘損清

風愧于前人乃斜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
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業
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允執忠貞在棟伊隆
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
孔成爲邑河渭衮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
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爲尚書

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凛乎其見聖人之情古也。蓋以將騰餘蹤，思高游夏，淈潛山澤，授簡童冠，後生賴以發祛蒙蔽。文其材素者，蓋不可勝數。乃內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舉公以公溫故知新，德宜保師，乃以越騎校尉授侍華光之內。帝坐巳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驗，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返用

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牖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膽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爲臣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斟不才，譔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

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啟。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嶽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詩茲一人，萬邦作順。徵徵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啟爵土，乘統未亂，存榮亡哀，沒而不泯。

司空房楨碑

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

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明明在公，寔惟皇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茹亭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司空袁逢碑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于人斯矣銘曰

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流休序袞袞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總齊禁旅

荊州刺史庾侯碑

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體聲由于自然英風發乎天受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于四海矣拜為荊州刺史伏沖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于萬里誠信暢于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衰之也否

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

鼎銘功載德潛墳封涌久矣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欲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龍汝祖縱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

賂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為氏孫乎漢爽世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寧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顏萊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

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已忠儉事施順恕公體所安與衆共之驕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於外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齎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間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擘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意氣精明是日疾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疋賻穀三十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没有餘哀於是遐邇搢紳愛暨門人相與欽述君德追痛不寘惻切情憭無不永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茲頌聲嗟我明哲

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問有彰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惟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脩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虐痾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己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為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舉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劇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疋賻穀三千斛傳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時陳留主簿高吉蔡軫等咸以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

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切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咷靈柩將窆中穀脩儀疢在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覩者歎息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銘曰

於穆下國聰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其惏吳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罔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誠以迓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肝摧碎勒銘告哀傳于萬代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訏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

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群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

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嚴茲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海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

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銜鼎晉銘其昭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贊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微辟交至遂

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舉府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絕氣過哀乎禮不越于時嘉興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鑠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纘期立表以訓四方雅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穀其茂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

憲章遐牧斯州咸奉清度棄予而邁靡聽靡聞
嗟哉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
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
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
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
之清和受明哲之上資恢先民之遐迹秉玄妙
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

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
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止身體化足以陶
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爲斯可効
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
模範從其趨尚傲狠斯和爭訟化讓離嚴威猛
政道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
上也恭順貞厲含章方直無則諫以彰直不割
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
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盡于當世

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
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
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
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
偃於翔風百卉之挺于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
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
有分於命乃羅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
八年大忌獨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
梏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

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靡齊不可
勝數略舉首目其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
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
屬往弔祠命兼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
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
烝嘗歎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
血食修行于己得斯于人同上世之所罕有前
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衛恤在疚敢錄言行終
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答度禮則成曰君化道

神速行于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
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
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
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
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峩其高剛而
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蒞矣
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斷泰既多
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為恥

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
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
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
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
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
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
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
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
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
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
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
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
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
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

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
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
禮于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
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
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
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
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

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
是則是效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
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
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
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
正性志尚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
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

退不可得乃託疾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
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
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
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鄉黨也事長惟敬
奉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
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
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
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
之政凡其事殺過則彌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

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
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雖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
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
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
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
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
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
無咎累乃竄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
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

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
立于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
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
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
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諡著議曰貞節
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
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
之清如玉之素淵之不渴涅之不汙用行思忠

含藏恩因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憾窮近其疚善道遯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其先出自帝胤在皇唐蓋與四岳共葉能禮于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呂其裔呂望佐周克殷俾侯齊國姓有姜氏即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潁陰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

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蕚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奸戶不閉治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覩之效然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又家拜犍爲太守大中大夫先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四月辛巳卒于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微言之欲絕感絕倫之盛事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銘曰

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耽怡是寧恂恂善誘童冠來誠有燁其樂有渙其聲顯顯羣公並加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因守此玄靜綽乎其裕確乎其操

時昔洪崖雙名並高逍乎窮沒揩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效勒銘金石彌遠益曜舊本蔡中郎集載伯淮碑誤書建安一年宋人謂邕建安之前已沒致疑此碑不知後漢書作熹平二年也李邕為先輩大儒上碑實出邕筆今改建安二字爲熹平卄六

翟先生碑

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暨先生因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疇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岳玄玄焉測之

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儁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

遐矣先生竣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覩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

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繫于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蹈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府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援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外無人跡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

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爲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宣所謂天明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耄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醜有粹有否有聖伊惟周君允卜其政延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

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跡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淡遁世無悶屢辭王烝洋洋泌丘于以逍遥茂爾童蒙是訓是效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伴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處士圂叔則碑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圂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曆部織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

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蔽稼穡孔勤童蒙來求彪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舉至孝恥已處而復出若有初而無終潔耿介于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年七十有五建寧二年六月卒臨沒顧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為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永有諷誦于先生之德其辭曰

民之齊敏事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靈術有玄妙于時游情闡道睎異惕然若驚守欤善操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緯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恆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

穗長于凡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

者之上儀、因不卑樂、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嫄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邵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武洪之徽、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

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翮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僊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城、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爲神。其後有人著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瘥瘵者。靜

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祗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來王章字伯義、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關民慕尹喜之風、乃命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玄石。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羡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

戴參笠，奮金齡，揮羽旗，曳霓旌，惟罔極，壽億齡，
昭篤孝，念所生，虔終閔，發丹情，存墓冢，舒哀聲，
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乎孺子，告姓名，
由此悟，感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饎進，佳香陳，
時傾顧，馨明禋，臣流祉，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
光景福，耀無垠，

伯夷叔齊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其雨，因樹碑爲銘，曰：

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譏武伐紂，欲諭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九疑山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勳，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師錫帝世，堯乃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恒動，於是所農，又頒之下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徒，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

邪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
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
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
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
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
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祜
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琅琊王傅蔡公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倉頡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
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
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奕葉載德常
與周齊徵鉞王室遂畢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
歷官尹以逮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
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幾
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
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稱遲不
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
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
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與秘贊
理閣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
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皋揚明德于側陋拔
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
誨之策日諫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
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于阿保
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
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

琅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
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
都蔑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
于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
年夏卒嗚呼哀哉凡在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
悼含涕流恫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
昭其德大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
真潛樂教思輯玉衡門雲龍感應發徒三千珠
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府上臣綜彼前

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
遺令勲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
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
往崛出有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冑散逸其遷
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
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
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群緯鉤深極奧

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
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
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訓
判剖散幽賾靡不昭爛猶發憤于目所不覩體
所不閑遂登東岳覲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
禮表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儔儔如也郡署五官
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與特進大鴻臚仍優
禮固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爲義
沒聯寵幣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
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
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茵
衰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
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
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
後罷焉于是故好朋儔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
茲韞櫝笑玉爽莫貫之求而無繼懷爾永思乃
刊斯石懿德是丕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啟哲
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

禮不遵處約不戚闕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
震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援
與考謚謚以玄文身沒名彰配黔作憐遺譽罔
極丕昭億年嗚呼哀哉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
以孝友爲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爲丞相
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內遷于茲土世爲顯姓掾
天姿恭恪寬慈惠和允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

履道以協閭庭，損用節財以贍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飭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沉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于天爵，薄于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祿，奉烝嘗之祀，尋原祚之所由，而至于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茲餘慶，貽此燕翼。遐矣遺孫，罔懷多福，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疑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于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家表，幼而克才，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

稟命不長，夙罹凶災，年七歲，建寧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懷，感襁褓之親，愛慟國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曰：

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之之性，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覩物知名，傳者太勤，受誨則成，柔和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懟，喜不驕盈，當受福祿，為光為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

情繁華之方曄兮望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夭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祖乎靈兆兮庶神魄之斯寘哀慘戚以流涕兮念汚軫之不停傾永懷于不朽兮乃託辭于斯銘

貞定直父銘

其接友也審辯眞僞明于知人及終始而後交情不疏而貌親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傾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于神明故能參姃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餘祭服有珖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

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次曰寧稚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郡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傷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并潤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塋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歆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

恩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情罔渤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宜延年之報祜。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慼。尋餘慈於在昔。懷疾病之所[illegible]之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嬰。蹈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綱。皇姑沒而東感。遂大漸兮速流。感歔欷

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殞。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閑。歸乃順旨於寶寢。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徂還其彌遲。頹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耿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群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愼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從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

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宜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拾力之怨。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勞辭。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姑。百行事修。宣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滋。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

大幽、嗚呼哀哉、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忉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止增悲、援涕歔欷、共叙赫姿、乃為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淑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貫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遐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實明、

虔恭事幾、契闊中饋、敦此婉順、疾彼攸遂、恩齊徽音、夙興夜寐、穆穆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祿、夫人有徵、翼此清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施決疏族、食不兼膳、服不織縠、以儉為榮、以奢為辱、堂堂其胤、惟世之良、於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隮、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

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玆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耇無疆。昊天不弔。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悴傷。慘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哉

於是孝子長吁。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忍弔遺孤。寤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哀哉。既殯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喪主。瘠羸哀哀。情兮長慕。踊兮無騁。行旅

擗踊。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兆域。于時翳藏。冥冥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焉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弭忘。日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儀厥無永傷。嗚呼哀哉。

神誥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著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貞。純。未亂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

孤。導以義方。恩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都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桑柔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盛。心耽其榮。體安其逸。圖長慮遠。用遺

傳居欲留此爲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祗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歿于蒼梧殯于虞妃二妃薨于江湘不即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吴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違遷從魂氣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

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衆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粤翌日巳酉葬我夫人黄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節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㫤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巍代黄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既作母儀毓信思順登壽耄耋用永蕃變子孫以仁追稽先典曆兹洛濱齊跡湘虞配名古人休矣耀光于億斯年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承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倹節用免咎誨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瘳而國家方有滎陽冦賊震驚帝師簡選州牧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臂藥夫

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偏于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存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隕没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柩侔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

慜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没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般斯勤斯慈愛備存罔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郎爵其上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欲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慭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遺十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緄棺而

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還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懽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爐窗而無間兮出入閒其無門舁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慘以傷肝幽情淪于后坤兮精哀逆乎昊乾

祝辭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

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疑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日齊宿、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萁鹹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祝社文

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

祖餞祝文

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加、君當遷行、神龜吉兆、林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雝雝、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洒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

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厥伏四方、往臨邦國、長樂無疆、

禊文

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煙騖、惟女與士、自求百福、在洛之涘、

弔文

弔屈原文

鶚鴞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文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音喧，小飛貌）。遠而望之，若鴻鵠羣

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古文苑起句云：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針列，櫛比龍鱗。餘同。）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

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雖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嵒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

之難觀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㵎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翠鳥

庭陬一作隅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

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本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
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
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
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
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

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邕上疏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
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
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
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
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
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

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
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
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宜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
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
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
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
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
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
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
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
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
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章奏帝覽而歎息
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
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

徙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

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

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

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

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

所其深悲也當何皆抱鉗拑從幽窮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不日倖全人茂及解刑衣窮既越潛舟江茲不知其遠徒步深林尚若不審似願北首待在歸體先藝又可得乎蓮卓一日入朗辟書先下分明日結信宿三遷匪漠既南狂猾慢萃貸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爲其慶者大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聚况閫寔余危慮不先閑矜情變客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

蔡中郎集　一八　卷二　序　全

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賛曰邕實慕靜心精辭約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滅身毀

蔡中郎集終

王叔師集

王叔師集題詞

屈原在楚平王時以忠被疏作離騷經頃襄王立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

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懐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復作十六篇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今世所行離騷皆王本也東漢文苑王叔師父子皆有名文考靈光殿賦與夢賦二篇世共傳誦叔師文少有習者讀離騷乃見之矣文字存亡常有時命或存已集或附他書俱可不敝天壤叔師騷註

卽不能割本書獨行然自以爲與原同產南陽土風哀思有足親者章句諸篇與遺文並錄不類巨山詩序康成詩譜哉

婁東張溥題

漢王叔師集目錄

賦

機賦

荔支賦

楚辭序

楚辭章句序

離騷章句

九歌章句

天問章句

九章章句

遠遊章句

卜居章句

漁父章句

九辯章句

招魂章句

大招章句

惜誓章句

招隱士章句

七諫章句

哀時命章句

九懷章句

九歎章句

論

折武論

騷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詩

琴思楚歌
附錄
本傳

東漢王叔師集卷全

漢 王逸叔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機賦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梓，結靈根於磐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

而陸梁。於是廼命匠人，潛江奮驪，踰五嶺，越九岡，斫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蹤，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密䃶凝脂，纖纖靜女，經

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袂，發神機，乘輕杖，覽沐雅，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荔支賦

暖若朝雲之興，森如天之張，湛若大夏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臻臻，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

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眾果而獨貴。

楚辭序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群，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

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

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

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離騷經章句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兾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艸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章句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

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

僕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
不昭微指不哲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
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
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章句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
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
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
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章句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
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
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
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
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
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
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章句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
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
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
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有
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章句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
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
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
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章句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敶
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
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
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
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
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
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

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
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
楚詞亦承其史以立義焉

招魂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
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
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
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
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章句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
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
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
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
達己之志也

惜誓章句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
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
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
無終也

招隱士章句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
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
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
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
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
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
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
志也

七諫章句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
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
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殷懃之
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

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
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章句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
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
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
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章句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襃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

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
忘也襃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
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
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九歎章句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
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思屈
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
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
志就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章句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
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
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襃之徒
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贊其志則皆列于譜錄
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
有異竊慕向襃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
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論

折武論

苞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鋒

[illegible]

騷

九思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諑譖兮虛
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
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
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羨咎繇兮建典謨，懿風后
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
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屛營兮行丘阿，車軏折兮
馬虺頹，惷悵立兮涕滂沲，思丁文兮聖明哲，哀

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
吳虛，仰長歎兮氣㰥結，悒殟絕兮咶復蘇，虎兕
爭兮於廷中，豺狼鬬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
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鬯罔兮乍東西，欲竄伏
兮其焉如，念靈閨兮隩重深，願竭節兮隔無
繇，望舊邦兮路委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
兮不遑寐，目眽眽兮寤終朝。

右逢尤

令尹兮謷謷，群司兮譨譨，哀哉兮淈淈，上下兮

同流菽藟兮蔓衍芳䔷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進惡兮九旬復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野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雷霆兮硠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噰噰狐狸兮徾徾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

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佇立兮忉怛心結縎兮折摧

右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詘兮謰謱鴳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取言旋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闃睄窕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遵河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濿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昆山兮馽騄從卬遨兮棲遲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居嵺廓兮尠疇遠梁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濩渃心緊絭兮傷懷時昢昢兮且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右疾世

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眾多兮阿媚骪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罽䓿兮青蔥槁本兮萎落睹斯兮偽惑心為兮隔錯逡巡兮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山𡷸兮硌硌叢林兮崟崟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鬢髮皤兮顛鬢

自思靈澤兮一香沐懷蘭英兮把瓊芳倚汏姍
兮立躑躅雲濛濛兮電儵爍孤鷄鷰兮鳴呴呴
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熟訴告

右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王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
迄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閒
闘指正義兮為曲訿璧玉兮為石殃鴻遊兮華
屋鵕鵝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違群小兮謑
詢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

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
鼓雲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
路顧我指兮從左俓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
軌遂踢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絶兮安
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
宇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沓沓思哽饐兮詰
詘涕流瀾兮如雨

右遭厄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挐茅絲兮同綜冠屨兮
共絇督萬兮作宴周邵兮負芻白龍兮見射靈
龜兮執拘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
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
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
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
增嘆菅蒯兮野莽雚葦兮仟眠鹿蹊兮躖躖貒
貉兮蟫蟫鸇鷂兮軒軒鶉鵪兮甄甄哀我兮寡
獨靡有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玄鶴
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

鴻鸕兮振翅歸鴈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
聖京垂屣兮將起跓俟兮須明

右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和煖
百草萌兮華榮堇荼茂兮敷疏蘅芷彫兮瑩嫇
愍貞良兮遇害將天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
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
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
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兮遊戲

道中國兮迋觀，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為，乃回朅兮北逝。遇神孈兮宴娭，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慼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兮雲浮，躡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乘戈和兮謳謠，聲噭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婬，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右傷時

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明，北風兮潦洌，艸木兮蒼唐，蛜蝛兮噍噍，蝍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椒瑛兮湼汙，葈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戈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為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蟤，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駢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右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鴞，烏鵲驚兮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

障覆天兮祲氛，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為旗，秉電策兮為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觀，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罼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姦，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

日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嘆志稽積兮未遂悵敞罔兮自憐

右守志

辭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爲雙

詩

琴思楚歌

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紏戾腸摧繞時節晚暮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噴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王逸本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孔少府集

孔少府集題辭

魯國男子孔文舉年大於曹操二歲家世聲華曹氏不敵其詩文益非操所敢望也操殺文舉在建安十三年時借形已彰文舉旣不能誅之又不能遠之並立衰朝戲謔笑傲激其忌

怒無啻肉餧餓虎此南陽管樂所深悲也曹丕論文首推北海金帛募錄比於楊班脂元升往哭文舉官以中散丕好賢知文十倍於操然令文舉不死親見漢帝禪受當塗盜鼎亦必舉族沉焚所恨者其死先操狐鼠晏行擁袂之日天下遂無孔父仇牧耳文舉天性樂善甄臨配食虎賁同坐死不相負何況生存盛憲困於孫權薦首急難禰衡謝該淪落下士抗章推舉今讀其書表如鮑子復生禽息不沒彼之大度豈止六國四公子乎

而道窮命盡不能庇九歲之男七歲之女天道無親其言不信猶黨錮餘烈哉陳留路粹中郎弟子也呈身漢賊奏殺賢者與馬融役於梁冀等耳東漢詞章拘密獨少府詩文豪氣直上孟子所謂浩然非耶琴堂衣冠客

滿酒盈尊尚能想見之

婁東張溥題

孔少府集目錄

表疏

薦禰衡表

崇國防疏

上書

薦謝該上書

上漢帝書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

奏馬賢事

對

東海王祭禮對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修鄭公宅教

告昌安縣教

下高密恤鄭子然教

答王脩教

又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與曹操論酒禁書
又
嘲曹操討烏桓書
報曹操書
答虞翻書
與韋甫休書

又
與王朗書
與張紘書
又
喻邴原書
與邴原書
與諸卿書
與宗從弟書
與許博士書

論

汝潁優劣論
聖人優劣論
又
周武王漢高祖論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肉刑議

碑

衛尉張儉碑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雜詩二首
臨終詩
六言三首
失題

附錄

本傳

孔少府集卷全

漢魯國孔　融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表疏

(一)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二)崇國防疏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

岳峙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

○薦謝該上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內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誠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上漢帝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衰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為憂之罪驚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刻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修鄭公宅教

玄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郡敦清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宅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

○告昌安縣教

邑人高幼自言辭得井中鼎夫鼎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黃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

荒彝器出或若明以饗人

下高密恤鄭子然教

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二斛。後勿復言。

答王修教

[illegible]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

又答

[illegible]

掾清身潔巳。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illegible]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

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嘲曹操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猥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

闇智井甚，鈞竊位爲過，免井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

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答虞翻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韋甫休書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叙，前別意懷，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使結驅經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爲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

家威靈感應，亦實卜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部而登上司，了球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

又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王朗書

州漢末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界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郎對謝照曹操為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郎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寛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竝立策書屢下殷勤欵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張紘書

紘為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及權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遂銜紘融書遺紘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又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遺紘書美之

○喻邴原書

原列著北海功曹融為太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遂返積十餘年後乃遷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率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棊奕爭梟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聽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數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說。以爲鄧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宗從弟書

知晩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與許博士書

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瑞。非丈夫之大勳。

論

○汝穎優劣論

融以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頴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敎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頴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頴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頴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頴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郞。上書欲治梁冀。頴川士雖慕

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聖人優劣論

前脩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閎窮品物之情類蹈易由於無外洗微論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前以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復蓋衆聖殷仁之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治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耳

又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是等能須尾相當入腳如一無有先後之學矣

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世有魚鳥之瑞至高祖一身作德瑞應有四呂公望形而獻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師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容又不如高祖也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肉刑議

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

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碑

衛尉張儉碑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授命殞身，以藉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銘曰：

相相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合成魯）呂公𥓓釣，闔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隹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離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成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昻昻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

念君來遲裹裳上壠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孑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

古多今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一作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群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飢念我苦寒心悲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一作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本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

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

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
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
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
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
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
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
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
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
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
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
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
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
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
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
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

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
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
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
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
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
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
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以為不可朝廷善之
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
上疏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
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時之祭以
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
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
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
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
諸在冲齓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

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宜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

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

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

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孔少府集卷全

諸葛丞相集

諸葛丞相集題詞

諸葛梁甫吟古今諷誦然遥望蕩陰懷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死者流何關管樂神明悲吟不止或云梁甫泰山下小山也人君有德則封東嶽諸葛王佐才思封禪而不得見躬耕隴

畝歌謠託志田疆之倫豈所慕哉出師二表遠匹伊訓正議兩篇亦湯誓大誥之遺餘則赫蹏數字能使懦夫解攣壯士刎頸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一生靖獻之本施於僚佐賢懇悉心所自然耳戒子書云學以廣才靜以成學周孔之教也晉世有寫其辭循勖諸子者其理學始基乎後主暗弱黃皓陰狡武鄉復親督師旅不居齊勿而君臣魚水常如先帝時東山金縢似反遜之志則同也郭瑒星隕庶

復遺根國勢三分臣心無二討賊而死始答顧命豈自蓮隆中之言哉陳壽立評未極能事崔浩致詰無當論功唐裴晉公蓋非之矣

婁東張溥題

諸葛丞相集目錄

詔

為後主伐魏詔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表

請宣大行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呂凱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又

臨終遺表

舉蔣琬密表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疏

街亭自貶疏

上事疏

公文

公文上尚書

教

與羣下教

又

答蔣琬教

作斧教

黜來敏教

與張裔教

稱姚伷

教

又

與參軍掾屬教

教

又

書

與關雲長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嚴書
又
與張裔書
與張裔蔣琬書
又
又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嚴書
與李豐書
與劉巴書
與孟達書
與陸遜書
與步騭書
與兄瑾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誡子書
又
誡外生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書
與吳王書
上先主書
牋
牋
又
遠涉帖
議

正議
絶盟好議
法
作木牛流馬法
論
交論
記
黄陵廟記
碑
司馬季王墓碑
南中紀功碑陰銘
令
軍令
又
又
軍令
兵軍要誡
詩

梁甫吟
附錄
本傳
諸葛丞相集目錄

漢瑯琊諸葛亮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詔

○爲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

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

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
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
葉中外有能見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
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
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
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
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
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
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
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
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
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
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
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
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
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
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
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
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有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

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

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此表亦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薦呂凱表

呂凱爲永昌郡吏雍闓降吳吳署闓爲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亮南征上表會凱爲叛夷所殺凡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

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生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

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太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存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舉將琬密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時生後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先主崩亮上言追尊為后）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

疏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下尚書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

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問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張裔教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稱姚伷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教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又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常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有忠于國如亮可以少其過也

教

作部皆已作五折以給騎士

又

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書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先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之[illegible]大以從其志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

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

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亮北住漢中欲用裔為留府長史問楊洪對曰裔天姿明察然不公平恐不可

專任不如留向朗稍裔下為其吏子受罰裔以為恨與洪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與張裔蔣琬書

亮府中辟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失賴恭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

三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李嚴因嫌，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

（一）與李豐書

亮既以李嚴子豐為江州都督，令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還。亮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為民，又教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三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魏以為新城太守。亮南征，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與陸遜書

恪爲丹楊太守，兄瑾之子，恪嫌恪節度官，典掌軍糧，將用恪，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點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蜀志亮本傳云：亮駐漢中，出箕谷揚聲，劉谷道，令延與鄧芝之兵拒曹真，而不攻之兵以故狠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按與瑾此書，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屈陳倉入故，亮與兄瑾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費禕衛尉入吳賀權踐阼，亮與瑾書。

孝超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孫松字子喬，瑾弟子，爲身奉仗尉系魚湖攝長。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禮字德嗣，吳郡雲陽人，從占候張溫以入蜀，亮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瑾書。

殷德嗣秀才，今之儕胕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為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為衞將軍，赴鄧艾戰死。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承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劉巴論張飛書

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書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與吳王書

所送白氎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愧

上先主書（先主將攻雒城亮遺書與先主曰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太乙飛鈴）

牋

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又

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擬者哉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

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法

作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

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

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論

交論

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記

黃陵廟記

侯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嶙屼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侯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鬢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侯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曰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南中紀功碑陰銘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衡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壞。

又

連衡陣狹而厚也。

又

荆非少人也，而著耤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恱，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一衆可也。

軍令

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復結幡旗，鳴鼓角，違令者髡。

兵軍要誡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憸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詩

梁甫吟

晏子云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搏乳虎功可以食則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銜去驂以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忍亦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

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illegible]

本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

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命抑亦人

彊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

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曹公敗于

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

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

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隷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

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

十圍。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

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

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丞相集終

魏武帝集

魏武帝集題詞

孟德瑞應黄星志窺漢鼎世遂謂梁沛眞人天下莫敵究其初一名孝廉也曹嵩爲長秋養子生出莫審官登太尉經董卓之亂避難瑯琊陶徐州戮之直撲殺常侍兒耳孟德耆跳當

塗大振易漢而魏雖附會曹參難洗宗恥間讀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對酒樂府稱絶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曹氏居最矣孟德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

圍棋埒王郭復好養性解方藥周公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使彼不稱王謀篡獲與周旋晝講武策夜論經傳或登高賦詩被之管絃又觀其射飛鳥擒猛獸殆可終身忘老乃竟甘心作賊者謂時不我容耳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此兩人不死殺孟德有餘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婁東張溥題

魏武帝集目錄

令

春祠令
述志令
軍譙令
嚴敗軍令
重功德令
建學令
求賢令
舉士令
選舉令
選令
又
求逸才令
求直言令
封功臣令
分給諸將令
掾屬進得失令

効力令
讓禮令
抑兼并令
禁比周令
存恤令
給貸令
慎刑令
禁絕火令
禁鮮飾令

百辟刀令
修盧植墳墓令
褒泰山太守呂虔令
表封田疇令
下田疇讓封令
與張範令
徐晃假節令
勞徐晃令
下州郡表杜畿令

賜杜畿令
與辛毗令
與邴原令
辟王必令
拜高柔為理曹掾令
下諸侯長吏令
諸兒令
列孔融罪狀令
丁幼陽令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壽陵令
遺令
蠲河北租賦令
更始令
讓九錫令
遣使令
褒賞令
軍策令

又
又
鼓吹令
論將令
設官令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褒夏侯淵令
論功行封二荀令
稱荀攸令
又
請鍾繇參軍令
誅崔琰令
省西曹令
徐奕爲中尉手令
諸子選官屬令
蔣濟爲揚州別駕令
蔣濟爲丞相西曹屬令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褒杜畿令
原劉廙令
議復肉刑令
禁用誹謗令
報和洽論毛玠令
杜襲爲留府長史令
內誡令
又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
遺命諸子令
與衛臻令
請鍾繇參軍令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授崔琰東曹掾教
征吳教
復教
與張遼等教

賜袁渙家穀敎

表

上言破袁表
讓費亭侯表
又讓封表
讓增封武平侯表
讓增封表
讓還司空印綬表
讓九錫表
謝襲費亭侯表
領兖州牧表
陳損益表
拜九錫謝表
請封荀彧爲萬歲亭侯表
請增封荀彧表
請封田疇表
請恤郭嘉表
獲宋金生表

請封荀攸表
請增封郭嘉表
麋竺領嬴郡太守表
上獻帝器物表

奏事

破袁尚上事
上九醖酒法奏
上雜物疏

策

立卞王后策

書

與少府孔融書
與太尉楊文先書
與王修書
與荀彧書
報荀彧書
與荀彧悼郭嘉書 二首
與鍾繇書

與荀攸書
與閻行書
報蒯越書
答朱靈書
報楊阜書
報劉廙書
答袁紹書
答呂布書
遺孫權書 二首

與王芬書
爲兗州牧上書
尺牘
報荀彧
與荀彧
又
又
又
與諸葛亮

序
孫子兵法序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樂府
氣出唱 三首
精列
度關山
薤露

蒿里行
對酒
陌上桑
短歌行 二首
苦寒行
秋胡行 二首
善哉行 二首
卻東西門行
碣石篇 四首 併步出東西門行

觀滄海
冬十月
土不同
龜雖壽
謠俗詞
董卓歌詞
附錄
本紀

魏武帝集卷全

令

明太倉張溥評閱

〇〇春祠令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〇〇述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

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

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

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

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

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

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軍譙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敗軍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重功德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

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建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舉士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選舉令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眞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

選令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闡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以其能故

選令

今詔書省諫官錄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覺，
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闕政。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

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直言令

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各其失，吾將覽焉。

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

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

掾屬進得失令

曰令，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

書函具王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効力令

令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足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

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禁比周令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存恤令

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

給貸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慎刑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

者使持典刑

禁絕火令

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禁鮮飾令

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韋筩以黃韋緣中遇亂世無韋筩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比

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爲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緣漆其華好

百辟刀令

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將以次與之

修盧植墳塋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褒泰山太守呂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表封田疇令

蓚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

與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與張範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隱之者貧也

徐晃假節令

晃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太祖喜假晃節令曰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美者也

勞徐晃令

晃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勸晃曰全樊襄將軍之功也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

與辛毗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

與邴原令

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太原邴原為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

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
以領上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爲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
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
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
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
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
爲心腹也

諸兒令

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
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
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
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
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
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
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
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
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
宜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
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疾卽差愈往來故
當共宿止吾常遣歸之以昔狂病儻發作持兵
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
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
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
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
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敎令名之譽上耀先
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實

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舉尊秩𣝣未優今聽所執表崇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

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蠲河北租賦令 下并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更始令 下并十年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讓九錫令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公下令讓後乃受命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刱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遣使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愼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褒賞令

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軍策令

夏侯淵今月賊燒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鬭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爲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又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

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慮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劍。孤荅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又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鼓吹令 [illegible]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爲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爲戰士愛糧也。

魏武帝集 [illegible]

論將令

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諱官令

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章。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illegible]

居巢。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褒夏侯淵令 [illegible]

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論功行封二荀令

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稱荀攸令 魏氏春秋

魏武帝集 [illegible]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令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誅崔琰令 [illegible]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

省西曹令 [illegible]

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
省東部

徐奕為中尉手令（魏志建安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以奕為中尉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及黯在朝，淮
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諸子選官屬令（[illegible]為平原侯家不[illegible]）

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

蔣濟為揚州別駕令（魏志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令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褒棗祗子處中封爵令（魏武故事）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
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
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
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
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
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
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
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
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
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
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
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

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
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
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
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褒杜畿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

原劉廙令（魏志[illegible]反[illegible]令[illegible]不問）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

議復肉刑令陳羣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禁用誹謗令 魏八作秋云東海袁劉氏云書劉曷氏而婿于本灰徐宜每升之太祖知勢才下令

喪亂已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報和洽論毛玠令 玠爲尚書僕射以崔琰誅死內懷不快後坐議時尚刑太祖怒收付獄和洽救免黜廢于家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

杜襲爲留府長史令 王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內誡令

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令以木作

又

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絳紫金黃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著盡此履不得效作也 又令云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又令孤本欲自在精今遂爲歲○又令房戶不繫薰燒偏香

臨淄侯植犯禁令 由丕諸侯科禁由是植寵日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遺命諸子

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不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與衛臻令 臻爲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

孤與卿君同共衆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

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請鍾繇參軍令

令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闕政。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授崔琰東曹椽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征吳教 魏畧曰：賈逵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下教，逵與同寮共作諫草，太祖怒，收逵繫獄，後復教出之。

令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復教

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與張遼等教 操征孫權還，使張遼李典守合肥。及孫權兵至，將率衆圍合肥，乃共發教，大勝之。

若權至者張令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賜袁渙家穀教 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太祖令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

諸侯國土以絶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絶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数未極無故斷絶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讓封表 一作上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

勳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之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尩頑所能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幸遵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制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

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役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

專斗筲處之民，其將覩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愧辱，覺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憂懼，貪身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

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謝襲費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厕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綬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兗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藕感義請益以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郎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

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彊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　令按此公謝表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

役日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厥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寵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

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請封荀彧為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逾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繇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

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請封田疇表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愼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

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請郵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惓惓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

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魏文無宜追增等句）

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請封荀攸表（於是封陵樹亭侯）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

請增封郭嘉表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糜竺領嬴郡太守表（竺字子仲東海朐人與弟芳皆去官從先主入蜀為安漢將軍）

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上獻帝器物表

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鋗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又御度奏云三公列侯所[illegible]）

奏事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偽節鉞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上九醞酒法奏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麯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麯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麯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上雜物疏

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御雜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御物三十種、有上中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御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匳純銀括鏤匳、 御物有銀鏤漆匣四枚、 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

策

立卞王后策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

書

與少府孔融書

獻帝嘗見郗慮及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

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選注云路粹代

與太尉楊文先書

彪子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以才捷愛幸修爲之羽翼後植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又袁氏之甥以罪誅之與彪書

操自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卽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犉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鞾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

左右所奏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王修書

修爲司金中郎將陳黄白異議因奏記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遇父陶正民賴其器用

及子嬀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傷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蕩之論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旣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萬歲亭侯彧辭無野戰之勞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兵少糧盡欲還許及紹破敗以彧計未易明欲征劉表彧並止圖表上二策復增封彧邑千戶彧皆辭讓太祖以書報之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

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

與荀彧悼郭嘉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與荀彧悼郭嘉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與鍾繇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與荀攸書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

與閻行書

行為遂將約使詣太祖太祖表拜犍為太守行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謂約[illegible]遣一子入[illegible]不從[illegible]行守營遂反謀衆約為[illegible]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illegible]遂行[illegible]大[illegible]行前意但來[illegible]千[illegible]在京[illegible]書與行

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

報蒯越書

越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答朱靈書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illegible]卿名先有威嚴須以道

奮之不然因有變亂今陽翟張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答之

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報楊阜書

阜為涼州別駕馬超攻冀害刺史韋康阜有報超之志未得其便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因與叙[illegible]叙母慨然勅叙從阜計遂[illegible]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而死超[illegible]太祖封阜關內侯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報劉廙書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答呂布書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遺孫權書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又遺孫權書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與王芬書

冀州刺史王芬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

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黨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表乞州牧上書

出門器有其梨謹獻。下梨三籍。

尺牘

報荀彧

[illegible]

彧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又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又

濡水東南流逕大[illegible]之北水又東南逕濡水涓渴不為防謂之交[illegible]水太祖破蹋頓於是處與沃書落分[illegible]人[illegible]門以為公孫之戰地也

緣道吾歸，師迫我死地。

又

蒯越字異度中[illegible]劉表為章陵太守[illegible]人[illegible]英[illegible]以[illegible]先[illegible]爵勳

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

與諸葛亮書

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騎遐哉邈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墳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尙饗

樂府

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illegible]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煌煌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illegible]

其二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為真磪磈砟硌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為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為

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

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
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
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
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
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
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
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
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
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
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
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
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
如南山不忘愆（解）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既當
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
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
歸心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
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繫（一解）後見赦
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達及德行
猶奉事殷論敘其美（二解）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
譎其德傳稱（三解）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
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
尺（四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

彤弓矢千，虎賁三百人，解五威服諸侯，師之所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許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解一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解二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解三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解四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失徑路，暝無所宿棲。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解五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解一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

若，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解二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解三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解四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
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八極與神人俱
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解一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
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
得之未聞庚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解二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照明明日月光何所不
光照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
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

光解三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
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
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
去解四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
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
惠誰沉沉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
念解五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解一太
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解二伯夷
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解三智哉山
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
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尸解五晏子平仲積
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解六仲尼之世王國
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解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
庭語解一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

是時其能與解二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
於悲夫乞活安能覩解三我願於人窮瓊那傾側
今雖欲如忠誠欲公歸其楚解四快人由為歎抱
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解五我願何
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
如雨解六

卻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
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

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
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
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
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碣石篇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皐臨觀異同心意懷
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
我東海（雲行至此為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

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右一解　觀滄海）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
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
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右二解　冬十月）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
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
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右三解　土不同）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右四解　龜雖壽）

謠俗詞

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
以應

董卓歌詞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
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本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

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

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

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

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

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

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鬭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

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

志在復讐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

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令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

新蔡者耐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襲定陶濟陰
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
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
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
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
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
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

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
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
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
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四
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
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
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
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

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
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
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
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
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之東
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
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
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
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祇韓浩

等議始興屯田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
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
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
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
死從子繡領其眾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
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
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
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
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

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袁術
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
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
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
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
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
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
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
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三年春正月公還許

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
表遣兵救繡以絕後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
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
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
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
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
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
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

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
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
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
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
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
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
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
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
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

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
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
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
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
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
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于
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
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

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大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

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

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

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狶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固從其氏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

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

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

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

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
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
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
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
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
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
矣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
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
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

蔡陽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
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遂
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
渡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
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
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
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
許留賈信屯黎陽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
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
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
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
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為列侯九
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
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
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
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
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

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
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
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
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
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
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
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
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

授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

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

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

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
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
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
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
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
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
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
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

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
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
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
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
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
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
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
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

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
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
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
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
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
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
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
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春正

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
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秋七月公
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
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
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
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
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
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
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

聞慮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

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

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

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

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人民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

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

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

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秋七月公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

抱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
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
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
伏法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
設鍾虡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
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
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
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
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

為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
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
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
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
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𢢼高祚等乘險夜襲
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
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
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
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

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
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
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
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
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
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
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
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
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

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代郡烏丸行單于普
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食湯
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
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
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
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
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
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
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

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
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
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
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
拒之、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
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曹洪破吳
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
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

無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秋七月治兵、
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
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
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
屠宛、斬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
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
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
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
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

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
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
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
王軍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
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
二月葬高陵、

魏文帝集

魏文帝集題詞

曹子桓生長戎旅之間善騎馬左右射又工擊劍彈棊伎能戲弄不減若父其詩歌文辭彷彿上下即不堪弟畜陳思爲孟德大兒固有餘也魏王帝業無足稱惟令宦人爲官不得過

諸署令詔群臣家不得奏事大后后族家不得當輔政任石室金策可寶萬世彼親見漢室衰隆女主中人手撲滅之麥秀黍離惆傷心目霸朝初創力更舊轍至待山陽公以不死禮遇漢老臣楊彪不奪其志盛德之事

非孟德可及當日符命獻諛璽綬殺躬群衆推奉時與勢迫倘建安君臣有能為武庚比干者或覬望却步竟保常節未可知也典論自序善述生平論文一篇直自言所得與王朗書務立不朽於著述間不肯以七尺一棺畢其生死雅慕漢文没而得謚良云厚幸占其志趣亦古諸侯之博聞者也甄后塘上陳王豆歌損德非一崇華首陽有餘恨焉

婁東張溥題

魏文帝集目錄

賦

浮淮賦有序

滄海賦

濟川賦

臨渦賦有序

述征賦

校獵賦

又

又

登臺賦有序

登城賦

感物賦有序

感離賦有序

離居賦

戒盈賦有序

永思賦

悼夭賦有序

寡婦賦 有序
出婦賦
愁霖賦
喜霽賦
彈棊賦
又
瑪瑙勒賦 有序
車渠椀賦 有序
迷迭賦 有序
玉玦賦
柳賦 有序
槐賦 有序
鶯賦 有序
迷迭香賦 有序
蔡伯喈女賦 有序

詔

定正朔詔
追崇孔子詔
爲漢帝置守冢詔

息兵詔
災異免策三公詔
拜日東郊詔
禁母后預政詔
改封諸王爲縣王詔
鵜鶘集靈芝池詔
取士不限年詔
輕刑詔
平准詔
禁復讐詔
禁淫祀詔
罷墓祭詔
外國遣使奉獻詔
營壽陵詔
與羣臣詔 四首
下潁川詔
增封中牟侯彰詔
答臨淄侯植詔

答北海王袤詔
待楊彪客禮詔
賜華歆詔
論孫權詔
以陳羣爲鎮軍司馬懿爲撫軍詔
王朗等三公詔
與王朗詔
報王朗詔
答蔣濟詔

與夏侯尚詔
報何夔詔
與于禁詔
于禁復官詔
追贈夏侯尚詔
封朱靈鄃侯詔
與張郃詔
答孟達詔
手報司馬芝詔

封張遼李典子爲關內侯詔
以李通子基爲中郎將詔
賜張既子翁歸爵關內侯詔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以張登爲太官令詔
制詔三公
服色如表詔
改雒爲洛詔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

誅鮑勛詔 報王朗讓位詔 附下
復以蔣濟爲東中郎將詔 又詔 附下
賜桓階詔
劉靖遷廬江太守詔
張既爲涼州詔
與張既詔
褒田豫詔
追謚杜畿詔
與羣臣詔

又
詔司馬懿
令
向化手令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答辛毗等令
答司馬懿等令
答劉廙劉曄等令
讓禪令

議禪第二令
讓禪第三令
答劉廙等令
答蘇林等令
答華歆等令
又答相國歆等令
薄稅令
復樵租稅令
以鄭稱爲武德侯傅令
廣詢令
問雍州刺史張旣令
拜毛玠等子男爲郎中令
收斂戰亡士卒令
策
追封鄧公策
謚龐德策
策孫權九錫文
以孫登爲東中郎封侯策

教
答卞蘭教
表
讓禪表
讓禪第二表
讓禪第三表
書
與吳質書
又

又

與鍾繇謝玉玦書

與鍾繇五熟釜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與鍾繇書

答鍾繇書

答繁欽書

嘲劉楨書

答友人書

與吳質書

與羣臣論蜀錦書

與羣臣論被服書

與朝臣論秔稻書

報崔琰書

與曹洪書

與王朗書 五首

與劉廙書

與諸將書

報吳王孫權書 四首

與孟達書 二首

答曹洪書

戒鄢陵侯彰書

答楊修書

送餅書

說諸物

序

典論自序

繁欽集序

陳琳集序

建安諸序

論

典論論文

典論論方術

周成漢昭論

漢文帝論

漢武帝論

交友論
議
田疇辭封議
連珠
連珠三首
銘
露陌刀銘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文

即位告天文
哀策
武帝哀策文
誄
弟蒼舒誄
制
終制
樂府卷二
臨高臺
釣竿
十五
陌上桑
短歌行
猛虎行
燕歌行二首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同前二首

丹霞蔽日行
折楊柳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大牆上蒿行
豔歌何嘗行
煌煌京洛行
月重輪行
詩

黎陽作二首
黎陽作
於譙作
孟津
芙蓉池作
於玄武陂作
至廣陵於馬上作
雜詩二首
清河作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黎陽作
寡婦
令詩
於明津作
失題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補遺
夏日詩

遊獵詩
歌辭
董逃行
遺句
附錄
本紀

魏文帝集卷之一

明 太倉張溥閱

賦

浮淮賦 有序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

泝淮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

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滄海賦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涯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鏗訇隱潾涌沸凌邁於是黿鼉漸離汎濫淫遊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鈞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搖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綠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濟川賦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濞騰揚以相薄激長風而亟逝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黿龍神嬉鴻鸞群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

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晣以曜暉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遨遊酌玄清于金罍騰羽觴以獻酬

臨渦賦

建安八年王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

蔭高樹兮臨曲阿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雌雄鳴兮聲相和蘋藻生兮散莖柯春水繁兮發丹華

述征賦

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颻躍甲卒之皓旰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綱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校獵賦

披高門而方軌邁夷塗而直驚長鍛紀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岍之曾崖厲障澨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廻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盪山岳遂蹦封豨藉麈鹿捎飛鳶接鶩鶖聚者成丘陵散者塡溪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紛其翳

日考功効績斑賜有敘授甘炰飛酌清酤割鮮埜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騎轡廻翔望雀臺而增舉涉漳之花梁

又

拖沖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旃雄戟趪音皇而躍厲兮黃鉞扈而楊鮮

又

千乘亂援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戈鋋具舉

登臺賦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嫻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颻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城賦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

東道、陟彼城樓、逍遙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徹、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薆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感物賦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存、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

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蓊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霤之冷冷、掘中堂而為圃、植諸蔗於前庭、涉炎夏而既盛、忽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感離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眾墓兮成行、柯條憯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感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躑躅兮忘家、

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廓獨處於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帷裳之晻曖、彼明燭之無光、

戒盈賦 有序

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微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何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永思賦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悼夭賦 有序

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其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余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塡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床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戚戚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慘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寡婦賦 有序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後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出婦賦

忽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廻顧野鳥驚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群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愁霖賦

脂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其四塞而濛濛而襲予塗漸洳以沉滯潦淫衍而橫湍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龍燭之末光

喜霽賦

乃命駕而言歸啓吉日而北巡厥群萌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坱北甘雨降以灑塵既灑塵而爲塗惟平路之未晞激淸風以漂潦

發般日之陽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機、

彈棊賦

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脩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抑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

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輿、或孤據偏停、下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戢悸而不能語、

又

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

瑪瑙勒賦 有序

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役、文理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辭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焱陽、歙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曜、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騁居列跱、煥若羅星、北堂誤叢數語蒙作陳琳今合藝文御覽正之

車渠椀賦 有序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玉玦賦

有蜺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嗽丹水之炎波、

陰墜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
應九悳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柳賦 有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
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
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
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邁而代運兮去冬節
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

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
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
而虵伸上扶疏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
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
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遂征昔周
遊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
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
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
傾蓋兮行旅仰而廻聴秉至德而不伐兮豈簡
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
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槐賦 有序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
之王粲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
曰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於豐壤
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
承文昌之邃宇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羅錯

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
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
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
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鶯賦 有序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
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
唯今日之儌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

篇清風而哀鳴

迷迭香賦有序

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爲之賦曰

生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妙於纖枝兮揚修條而結莖承雲露以潤根兮嘉日月而敷榮隨廻風以搖動兮吐芬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餘眾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蔡伯喈女賦序

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命使者

詔

定正朔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

廟所服一如周禮

追崇孔子詔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

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襃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室以居學者

○為漢帝置守冢詔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群司奏處正朔欲使

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息兵詔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災異免策三公詔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

復劾三公

、、拜日東郊詔

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禁母后預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改封諸王爲縣王詔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

○鵜鶘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取士不限年詔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輕刑詔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平准詔

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准耳宜豈少此物辈耶

○禁復讎詔

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禁淫祀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罷墓祭詔

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毁壞車馬還廏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

外國遣使奉獻詔

丙戌郎叔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

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

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

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與群臣詔

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又

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

爲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又

新城孟太守道蜀豚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下頴川詔

頴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内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詔

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幷前萬戸

答臨淄侯植詔

植表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博士鹿優等奏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廟而祭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

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答北海王袞詔

黄初三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誦賜黄金十斤詔答

昔唐叔歸禾東不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

待楊彪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

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賜華歆詔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論孫權詔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

○以陳羣爲鎮軍司馬懿爲撫軍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詔王朗等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

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與王朗詔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報王朗詔

朗為司空帝獵出游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埜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答蔣濟詔

文帝即王位轉濟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與夏侯尚詔

文帝詔劇南以不散勢常侍莊尚曰於帝曰作威作福留書之詞誡大子年歲古人所忌於是遠依則溥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報何夔詔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

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與于禁詔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于禁復官詔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

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
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追贈夏侯尚詔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
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
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封朱靈鄃侯詔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
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

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
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
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與張郃詔

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以湛為博士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
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
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答孟達詔

王雄為西部從事與達同僚及為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稱後歷幽州刺史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
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
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
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
本意也

手報司馬芝詔

芝為河南尹曹洪乳母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之上疏冀帝報之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
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

封張遼李典子為關內侯詔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
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

傾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旣子翁歸爲關內侯詔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旣能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以張登爲大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在，當得此吏，令以登爲大官令。

制詔三公（下並元年）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服色如奏詔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改雒爲洛詔

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誅鮑勛詔（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邪行不從

（王遂軍營令史劉曜欲抵之勛以豎量未決解止曜有罪勛奏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報王朗讓位詔（黃初中鵜胡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稱庶讓位光祿大夫楊彪詔曰）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蔣濟爲東中郎將詔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

又詔（復以濟爲東中郎將）

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賜桓階詔（桓階別傳階爲趙郡太守時編書食醬將上間數戲曰鄭家作醬頗多成否詔曰）

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

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弩。（宇一作梁）

劉靖遷廬江太守詔

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張既爲涼州詔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

與張既詔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勳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

褒田豫詔（魏略豫爲并州刺史將軍素利等感豫密遺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胡去悉皆付外詔褒之）

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追謚杜畿詔

昔寘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寧昔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僕，謚曰戴侯。

與群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豚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又

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殽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

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詔司馬懿

文帝以懿為撫軍大將軍，車駕自廣陵還洛陽，詔懿，於是亦留鎮許昌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令

向化手令

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率種人內附，帝自手筆作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

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

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惟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甚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乏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曰吾聞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答李晀等令

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答司馬懿等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敎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城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

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暴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答劉廙劉曄等令

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

今日已覩斯吉事民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讓禪令

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與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戸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携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歜儛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

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於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

又讓禪第二令

昔伯成子高辭夏禹而匿埜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狥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又讓禪第三令

大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

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上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嘉禾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

搜未見珍裘寶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
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
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
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群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
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
無重吾不德也

答劉廙等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
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

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答蘇林等令

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
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
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答華歆等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之
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
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

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又答相國歆等令

昔者大舜飲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
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
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
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薄稅令

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
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

什一

復譙租稅令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
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

以鄭稱為武德傅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
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
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
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廣詢令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蘇則爲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則勒兵討之，演乞降。文帝將襲王位，令問既，使答之，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叛，郡爲亂，則誅斬之。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

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拜毛玠等子男爲郎中令　黃初元年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

收斂戰亡士卒令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策

追封鄧公策

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

○謚　德策

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狥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

策孫權九錫文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

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辠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冊孫登爲東中郎封侯策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若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祚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教

○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表

讓禪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巳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

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讓禪第二表

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讓禪第三表

臣聞舜有賓於四門之勲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禪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

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

書

○與吳質書

質爲朝歌長，遷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

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魏志云，元瑜以十七年卒，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以二十二年卒，質時爲元城令，太子與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

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又與吳質書

初曹真、曹休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及太子即王位，休、真以宗親並受封爵，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庭質有書，故稱二人以慰之。

南皮之游，存者二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慨。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與鍾繇謝玉玦書

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密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

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郭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綢繆匣開爛然滿目𥨸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鍾繇五熟釜書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鍾繇書

荀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

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答鍾繇書

孫權稱臣太子書報繇繇答書太子又答之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郡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

官王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脩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特漂悠風雲橫厲無

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與劉楨書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爲像因書嘲楨楨答之

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子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答友人書 御覽作答劉先主然意義絶不相貫茲闕姓名

發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克厭管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與吳監書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爲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唾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與群臣論蜀錦書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

與群臣論被服書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總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與朝臣論秔稻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稻邪。上風吹之。五里聞香。

報崔琰書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與曹洪書

今聲羿兼苗蒼。惡稔厲狎。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入陣之變。猶無益也。

與王朗書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〇又

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與朗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又

魏文帝集 卷之一 書

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鈞。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蚤虱雖細。慮於安寢。飈鼠至微。猶毀郊牛也。

與劉曄書

劉生幘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今幘所當著。

與諸將書

劉備既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吾爭。則諸將

軍使當就穴中擒取之爾

○報吳王孫權書

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之

旹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報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傑然遠得令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又

權以使聘魏具上破關羽獲于禁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文帝復使致鼯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邊寇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旹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報孫權書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欵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解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

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俞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群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其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遂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

又與孟達書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報吳王孫權書

知已選擇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受五百石。從

沔水送付樊口

又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鷚子裘一領。

送劍書

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

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芉蔗便以爲杖

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繁欽集序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陳琳集序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建安諸序

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文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李尤字伯宗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楨等共撰漢記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

劍長四尺二寸還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礛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橐自鼓雲物彫鬖飛鳥翔舞

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厄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曰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劍鋏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酒以成禮過則敗德孝靈之末朝政墮廢官司

並湎于酒貴戚尤甚流俗沈荒故作酒誨以戒

孝靈帝末群官百司並湎于酒斗酒至千錢

論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

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論方術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
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
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
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
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
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
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
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
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僊濟南孫邕少

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
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
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僊藥劉向惑於鴻
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
人哉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
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
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
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
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
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
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
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
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
胎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
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

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
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
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文帝論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
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
賴安能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
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
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

人之量哉。帝集諸儒於商城門內講論大義書嘉漢文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文雖賢其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

漢武帝論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米、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衍、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勳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敗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於孕重墮殰、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擺以兩越之誅、易彼符號、可為威震匈奴矣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繇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荒死曰魏文侯欺田子方曰、自友方也、君臣蘊報行姓召門、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議

○田疇辭封議

皆遠放逸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毁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爲重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剸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銘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鱗角靡所任茲不逢
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
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
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
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
咸以為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
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
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
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
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
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
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
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
于有魏世享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産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傾假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騈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誄

弟蒼舒誄

曹沖字蒼舒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卒曹公哀甚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彫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夭十三而忘何辜於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峩峩寢廟渠渠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制

終制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下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
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
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
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
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
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
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
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
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
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
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
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
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

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
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
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
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
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
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
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
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
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

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
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
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
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魏文帝集卷一終

魏文帝集卷之二

明 太倉張溥 閱

樂府

詩品云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乎詩云自然涼俊時詩話云寒文帝曰文少意寫十以旨為轉以詞為尊于相不足以及其終有所傳于藝苑屈古云和為自見樂府本色

臨高臺

詩紀云此與古三段辭不相屬蓋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略意同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釣竿

崔豹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漢辭今亡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為。

十五

古今樂錄云十五歌文帝辭後改歌還酒呼此似失今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柟千餘尺。眾草芝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陌上桑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嘷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短歌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聲製最美辭不可入樂府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 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二解 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三解 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 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蚤。五解 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 樂所奏○右○超遠曲雜 今前胡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者此也

猛虎行

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解一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解二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解三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解四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解五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解六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解七○多思腸。一作思斷腸。右一曲晉樂所奏

同前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鶬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右一曲本辭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爲。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右曲一作浮萍篇。有美四句又見善哉行

同前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躕。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解一野雉羣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解二高山

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解三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解四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解五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解六 日一作歲 如一作其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絃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

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同前 初學記載第一解 藝文於講堂作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吹清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解二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解三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解四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羇。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解五

同前 藝文類聚作知自園詩

翱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解一 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解二 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踊躍自浮沈。解三 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解四 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絃且自禁。五解 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

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折楊柳行 藝文作遊仙詩古樂府作長歌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解一 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解二 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解三 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

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右一曲晉解

魏晉樂所奏○古今詩話云荊州牧劉表谷爵與二子驟飈龍齊十斛不飢

飲馬長城窟行 本集闕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荊虜。武將齊貫鉀，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大牆上蒿行 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煢，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為。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為，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鼲溫暖，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為。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

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為自低卬。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駮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知君劍良綺難忘。冠青雲之崔嵬，纖羅為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魴，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卮，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為自苦，使我心悲。

豔歌何嘗行 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 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解二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馺

驅往來王侯長者遊。解二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搖蕩六博坐對彈棊。解四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解五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少小下為趨曲前為艷

煌煌京洛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 樂府解題云晉樂奏文帝天天園桃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解一 淮陰五刑鳥盡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襄衣無帶多言寡誠祗令事敗。解二 蘇秦之說六國以亾傾側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解三 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四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蹇蹇仲連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五解

月重輪行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

久長愚見自前聖覩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詩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靜亂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黎陽作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於譙作

清夜延賓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游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眾君子和合同樂康（於一作繫）

孟津

良辰啟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巳終百年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

其容與暢此千秋情

至廣陵於馬上作 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爲詩是歲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

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何故然云魏文軍至揚子見洪濤波瀾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賦詩而還魏文集無此詩且魏文雄才智畧本非庸主如何有此下弱於孫權取笑於劉簡陳壽謬矣按壽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下有也當客子常畏人邪張詩魏書不載

雜詩二首 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即位方爲潰然伐李善云當時實在廣陵則此與馬上詩作同時矣今觀棄置詩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藝苑巵言云讀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吳質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才性有好貨好色且當不得通亨者桓靈寶技藝差精將略氣尚過之子桓乃傳千年天子鄙所不解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湛澹藝文作澹澹悲響有餘音一作悲風漂餘音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藝文作徐幹爲挽船士與新婚妻別王粲作文選今從之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

轉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黎陽作

奉辭討罪還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鬱蓁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寡婦（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爲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

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忽兮西頽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廻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思君一作君思）

令詩（漢獻帝傳云太史丞許芝條上魏代漢圖讖王下令辭其詩在令中）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於明津作

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古辭長歌行亦此句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失題（見藝文類聚部）

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罩單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麕（後闕）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後闕）

本紀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

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大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

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爲壇於繁
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
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黃初元年十一
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
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
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
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
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

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
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
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
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
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
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是歲長水校尉戴陵
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二年
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
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

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
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
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
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以議郎孔
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
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
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
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

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丁卯、夫人甄氏卒、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勿復劾三
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
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
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
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
是歲、築陵雲臺、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庚午、行幸許昌宮、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
使奉獻、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

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

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九月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春正月丁

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

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天淵池。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

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
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
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
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
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
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
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
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
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

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
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
太尉橋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
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
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
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
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
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
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
終制從事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
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
篇號曰皇覽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
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
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文帝集卷二終

陳思王集

陳思王集題詞

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屬旣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爲太子任性章釁中受拘攣名爲懿親

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于匈奴劉勝低首于聞樂斯人感槩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固

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群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即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兄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為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于

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

婁東張溥題

陳思王集目錄卷一

賦

登臺賦
節遊賦
臨觀賦
游觀賦
東征賦 有序
籍田賦
述行賦

感節賦
娛賓賦
潛志賦
玄暢賦 有序
閑居賦
九愁賦
敘愁賦 有序
離思賦 有序
釋思賦 有序

幽思賦
愁思賦
懷親賦有序
慰子賦
靜思賦
歸思賦
洛神賦有序
愍志賦有序
出婦賦

感婚賦
大暑賦
愁霖賦
又
喜霽賦
寶刀賦有序
九華扇賦有序
迷迭香賦
車渠椀賦

酒賦有序
植菊賦
芙蓉賦
槐賦
神龜賦有序
白鶴賦
鸚鵡賦
離繳鴈賦有序
鶡賦有序

鷂雀賦
蟬賦
蝙蝠賦
遷都賦
騷
九詠
令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令

寫灌均上事令

表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陳審舉表
諫取諸國士息表
諫伐遼東表
慶文帝受禪表
慶受禪上禮表

龍見賀表
初封安鄉侯表
封甄城王謝表
轉封東阿王謝表
謝妻改封陳妃表
謝入覲表
又
謝尚觀表
謝明帝賜食表
謝賜柰表
謝鼓吹表
答明帝詔表
上責躬詩表
上卞太后誄表
上先帝賜鎧表
冬至獻襪頌表
獻璧表
獻馬表

獻牛表
請招降江東表
諫用賢表
望恩表
請祭先王表
請赴元正表
作車帳表
乞田表
鼎表

歐冶表
上銀鞍表
謝賜穀表
章
改封陳王謝章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質書
與司馬仲達書

與陳琳書
與丁敬禮書
答崔文始書
序
前錄自序
柳頌序
鄭生頌序
七

七啓
七孝
七略
論
魏德論
漢二祖優劣論
成王漢昭論
相論
辯道論

又
令禽惡鳥論
仁孝論
輔臣論
征蜀論
又魏德論略
說
籍田說 二首
髑髏說

畫說

說疫氣

又

謳

魏德論謳

甘露

連理木

穀

禾

鵲

鳩

碑

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頌

皐子生頌

承露盤頌 有序

孔廟頌 有序

社頌 有序

湯妃頌

姜后頌

玄俗頌

冬至一襪頌

宜男花頌

贊

畫贊 有序

庖犧贊

女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黃帝三鼎贊

少昊贊

顓頊贊

帝嚳贊

帝堯贊

帝舜贊

夏禹贊

禹治水贊
禹渡河贊
殷湯贊
湯禱桑林贊
周文王贊
周文王赤雀贊
周武王贊
周公贊
周成王贊

漢高帝贊
漢文帝贊
漢景帝贊
漢武帝贊
姜嫄簡狄贊
禹妻贊
班婕妤贊
吹雲贊
巢父贊

務光贊
商山四皓贊
長樂觀畫贊
古冶子等贊
銘
寶刀銘
承露盤銘 并序
文
誥咎文 有序
釋愁文

誄
武帝誄
文帝誄
卞太后誄
任城王誄
大司馬曹休誄
光祿大夫荀侯誄
王仲宣誄

平陽懿公主誄
蒼舒誄
哀辭
仲雍哀辭
金瓠哀辭
行女哀辭
卷二
樂府
箜篌引
薤露行
惟漢行
平陵東
鰕䱇篇
吁嗟篇
豫章行二首
蒲生行
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丹霞蔽日行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
泰山梁甫行
怨詩行
怨歌行
鞞舞歌五首有序
聖皇篇
靈芝篇
大魏篇
精微篇
孟冬篇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當欲遊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以駕行
妾薄命二首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馬篇
苦思行
升天行二首
五遊篇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鬬雞篇
磐石篇
驅車篇
種葛篇
棄婦篇
詩
上責躬書
應詔詩
朔風詩

矯志詩
元會詩
閨情
公讌詩
侍太子坐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贈白馬王彪
送應氏詩二首
三良詩
遊仙詩
雜詩六首
閨情一作雜詩
七哀詩
情詩

喜雨詩
七步詩
失題
離友詩二首并序
妬詩
髑髏詩
鹽歌
樂府
芙蓉池

古志
雜詩
補遺
正會詩
樂府歌
古詩
樂府
苦熱行
結客篇

樂府歌辭
陌上桑
雜詩
遺句
附錄
本傳

明 太倉張溥評閱

賦

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松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渺渺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浮沉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迅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崛兮松柏青南園薆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歎東山之遨勤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以效功

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

遊觀賦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啓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回、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東征賦 有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任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勛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禦、循戈櫓於淸流兮、汜雲梯而容與、禽元帥於中舟兮、振靈威於東野、

籍田賦

營疇萬畝、厥田上上、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

實掌是謂公田、

述行賦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爲君、濯余身於秦井、偉湯液之若焚、

感節賦

攜友生而游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游、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鳥獸鷲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游魚之涔灂、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惻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

庶不忝乎所生、

娛賓賦

遂衎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

潛志賦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罕罼、驅仁義以爲禽、必忠信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狗天以爲通、

玄暢賦 并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贊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採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闕、綴三代以紀綱、僥余生之倖祿、遭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頴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鐘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搏天、厲青雲而奮羽、企騏驥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爲宇、築無怨以作藩、溜慈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愧景而慚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閑居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騖、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雨、仰歸雲以載奔、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廊之閑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邇之修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

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
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
越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顧攀登而無階、
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
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
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
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

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
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
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
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
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
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筭乃昔之愆殃、
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
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
共朋黨而妒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
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
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兮悠遠、御飛龍之蜿蜒、
揚翠霓之華旌、絕紫霄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
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
咸蕪穢而傾頓、駿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
紆予袂而長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
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
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爲羣、
宿林藪之葳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

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
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隧之危阻、登嶮巇之
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覿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
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
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
棄逐、乃余行之所誤、

敘愁賦 有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
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咳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叔房荷印綬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離思賦 并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

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

在肇秋之嘉月將耀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釋思賦 并序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疏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莫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余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

寧翰墨之能傳

愁思賦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惟悅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烟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雁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怨

慨親賦 并序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

撫平原而南驚，覲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
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
回驥首而永游，赴修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
魂須臾而九反。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
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
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既沒，
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

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絶腸。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顔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
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嬚密而妍
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綠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
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
淹留。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遥憩乎北滨，經平常之舊居，
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蓁，
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
忽并日之載馳。

洛神賦 有序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
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
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
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廼稅駕乎蘅皋，秣

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
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
于巖之畔，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
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
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廼是乎，
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
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
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廻雪，遠而望之，皎
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

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
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
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
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
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
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
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
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
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

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
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
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
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
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
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
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廼眾靈雜

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
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
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韈生
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
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
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
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
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

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
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
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
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
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
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
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
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
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

入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縷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息洛水上因思甄氏忽若有所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六後仁化黃初其炎方則安攸下者前思魏方丁字又句主从說伎尚甄己□争家與臥無典古事亦成甄□名社府前□奇之耳望侍眼帝皆吹笞傳會者之過矣

○愍志賦 有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託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出婦賦

以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

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切切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騷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溫風赫戲、草木垂幹、山拆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而近棲、獸交遊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棊布葉分、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居宅幽、綏神育靈、雲屋而構、閑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奮榮、積素冰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雪於

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躑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

又愁霖賦

夫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卧而歎息起飾帶而

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陽盱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敷誠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指北極以爲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寶刀賦 有序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仗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中黄之壤規員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熿陸斬犀革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瀐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九華扇賦 有引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華篾氂解而纖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綺紈

迷迭香賦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凋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昆崙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車渠椀賦

惟新椀之所生於涼風之浚湄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

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飄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於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內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燕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酒賦 有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以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

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噈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於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

播萬里而遥植、列銅爵之園庭、背山川之暵氣、
處玄朔之肅清、邪損壊别、爰幾喪生、處彼不煖、
在此先零、朱實不啣、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
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冀炎氣之可懷、
鶗鴂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
物無微而不和、神蓍幽而易激、信地道之不訛、
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
非彰德於邦家、附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
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
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
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
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
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槐賦

羨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憑文昌之華殿、
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懷以振條、據文陛而結根、
暢沈陰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
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神龜賦 并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
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
白虎嘯於西崗、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
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
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

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餐飛塵以實氣、
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
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
辛不免乎豫且、縱見珍於宗廟、羅刳剝之重辜、
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體流泥之逶迤、
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滋翔而改度、
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悵蓮之屯蹇、
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違滄天之仁人、
遘頓躓以終日、夕撫躬而接辰、進滔災以殞越、

命勦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
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林木蛇折鱗於平皐
龍脫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放

白鶴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
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衝風
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
逅之僥倖兮得接翼於鸞凰同毛衣之氣類兮
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絶兮遘嚴災而逢

殃共太息而祇惕兮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
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
戢羽冀大綱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
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鸚鵡賦

美中州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
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之無遺
身挂滯於重籠孤雌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
憐衆雛之未飛分靡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
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
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
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離繳鴈賦 有引

余遊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
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尋淑類之殊異
兮稟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
行遠玄冬於南裔兮避炎夏於朔方白露凄以

飛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
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
氏之發機兮播纖繳以凌雲挂微軀之輕翼兮
忽頹落而離群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
聞甘充君之下厨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
覆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饑
食粱稻渴飲清流

鶡賦 有引

鶡之為禽猛氣其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

之已、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
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
甚沉隕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
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雌
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不隻
徂、陷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
之高輝、

鷂雀賦

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
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
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
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
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
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
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
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
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
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叙本末、辛苦
相語。向者近出、為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
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
得免、復勝於兔、自今徙意、莫復相妒。

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
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
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
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

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
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螂之勁斧、冀飄翔而
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
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依
名果之茂陰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
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
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餘而不緣、翳輕驅
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
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

代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拘亂曰詩歎鳴蜩澤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皓皓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蝙蝠賦

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穴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遷都賦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騷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駟蒼虬兮翼轙駕陵魚兮驂鯨蒨盛兮蘭席蓮幬兮蕙帳揚南箕兮簸瓊粟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綷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峩帶長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漢廣兮羨游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

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感后王之一悟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轍擊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焚椒蘭其望治內惻寔而求鏡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採菱花而結詞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爲濁路之飛塵

令

○黃初五年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世開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顏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於人乎唯無溪瑕潛釁隱

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王所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於戲羣臣其覽之哉

○黃初六年令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

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寫灌均上事令

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

表

○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明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

陳思王集　卷之一

將舊卒出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

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

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敎廣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

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伋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宛轉悲激不減中山靖王聞樂對

陳審舉表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

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

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
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
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
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
此則盤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
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
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
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
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

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
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
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
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
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
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
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
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

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
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
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掛神
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
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
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
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
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
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
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
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
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
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
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
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
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

明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內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所家之貴存其共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淵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

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諫取諸國士息表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

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

已竭惜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下一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眾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猎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暾日保金

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廬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

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瀸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

疾贛不救其寒大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息邪穢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

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慶受禪上禮表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踴歡踊躍

龍見賀表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淸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豢龍於陂也爲百姓旦夕之所觀

初封安鄉侯表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

不修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魄飛散忘軀殞命

封甄城王謝表

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慚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

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

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虚荷國恩爲尊爲屏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宜皇太后慈母之念遂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

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裸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餓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謝妻改封陳妃表

奉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印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頑薄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獸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光耀寵朗非妾婦憃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珮弘惠殺身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謝入覲表

臣得出幽屏之城獲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閶闔之闥此二喜也必以有覲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檮杌之質禀受崇聖之訓此四喜也

又

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覩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極

○謝周觀表

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

特處譎詭天然誠可謂帝宰皐居者矣雖崑崙閬風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謝明帝賜食表

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曰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謝賜柰表

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使温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

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絶口爲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謝鼓吹表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答明帝詔表

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

〇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

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黃耇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

上卞太后誄表

太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恵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育萬邦何圖一旦早棄明

創背絕臣疾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
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
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上先帝賜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當鎧一領今
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冬至獻襪履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
先臣或爲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

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彙昭蘇亞歲迎祥
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
紋履七量襪若干副茅茨之陋不足以入金門
登玉臺也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
璞萬國之幣璧爲充貢

獻馬表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
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
相應謹以表奉獻

獻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
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
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
小之制形少有殊故不獻上

○請招降江東表

臣聞士之羨承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

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
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
於干戈而竊位藩王施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
聖朝淮南尚有山竊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
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收於武庫蓋
善論者不恥謝窮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若泥蟠
者也後伸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
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同仁者能以大
事小若陛下遺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說者使

之江南發愷悌之詔明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擁

必豕承聖化所不疑也

請用賢表（舊集錄裂審舉表案此之首名曰又請自試表分此之）

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望恩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

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請祭先王表

自討違遠以來有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傷有心先王公夏至日終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於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雖卑鄙實寒體於先王自臣雖貧窶蒙陛下厚賜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今豬牛臣能自辦者臣縣自有先王喜鰒臣前以表得徐州臧

鰒二百枚足自供事請水瓜五枚計先王喜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敬且欲復盡哀

請赴元正表

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作車帳表

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乞田表

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獵表

於七月伏鹿鳴塵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

歐冶表

昔歐冶改觀鑄刀易價伯樂所盼駑馬百倍

上銀鞍表

於先武皇帝世勅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

上、

謝賜穀表

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章

改封陳王謝章

臣既弊陋、守國無効、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答、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慚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

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

之寶錄撰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以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質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

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

陸乃國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子上救
節將軍之心也

與陳琳書

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
紳連日月以爲佩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
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與丁敬禮書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爲怪故桒與爲書含欣
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
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序

前錄自序

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
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汎乎洋洋光乎皜皜
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
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
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柳頌序

予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

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枝葉故著
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諷當今之士

鄗生頌序

余道經鄗生之墓聊駐書此文于其碑側

七啓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

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流。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岳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混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君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

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

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鶤鵾，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攝。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

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

華閣緣雲飛陛凌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

烈而靜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陵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爛幄幕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

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

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

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

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啓

素冰象玉，雖可磨蕩，結土成龍，遣雨則傷。

七畧

纘典禮於辟雍，講文德于明堂，刪流俗之華談，綜孔氏之舊。

論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辰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益天威光佐掃辰華北鑾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擬盱乎若潰海掘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式練鋒星陳而天運掀耀乎南封荊人風靡

交益影從軍趨餘勢襲利乘權蕩寇區於白水摘矯制乎遐川仰厲日於條支睎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邪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躋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命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笑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已與神祇致祥兹祟劾祗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前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綱弗禁皇綱圯紐僕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迹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勳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滋遂乃凱風回淼甘露師時農大詠於田隴織婦欣而紆絲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紹稱乎赫胥昔若斯之大治乎於時上留於春秋聖德汪穢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

陳思王集 八 卷之一 圭

審御陰陽爭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道遊乎六藝菽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翱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圖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才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役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彼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

致然、彼之雄材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値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擧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

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成王漢昭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以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滕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

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王自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邪若以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相論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

若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若此之狀益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羡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

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郄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

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
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
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
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
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
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
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
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夫帝
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

殿閼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
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
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
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
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
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玄黃
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

所以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聲
無采之色乎

○又辯道論 此篇出廣弘明集只數語與魏志及藝文類聚同餘文俱不載今另存之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
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
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
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
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

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
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
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
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
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
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
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

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山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喩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

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耳始若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邪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淸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殁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

　奇徒起忽十倍前文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無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

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常晝
鵰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上述
人之所惡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
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
爲之鳴不可更名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
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
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
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
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

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
慙唱不善也得蟢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
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
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仁孝論

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通騏驎
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
者及遠

輔臣論

益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群
言系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謨總乎心而唯所用
之者鍾太傅也
清素寡欲明敏特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
則以和養德遭變則以斷蹈義華太尉歆之謂
也
文武並亮權智時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
皇家帝之股肱出則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
馬也

辨博通幽見侔異變德實充塞于內知謀縱橫
于外解疑釋滯剖散盤錯王司徒也
至德純粹進吐善謀者陳司空也
智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條暢恭以
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
也
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我昭
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

征蜀論

令將以謀蒐爲劒戟以策畧爲旌旗又以下[illegible]戊寅條殘

本碎

魏德論畧

孟冬之旦從太陽方貴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

說

○籍田說

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不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拔雀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滯涌庇垂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

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禾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鈞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

修飭之行，終於齊篡，弱晉國以分，不亦宥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國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耕，終於獲，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學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髑髏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滸，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

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倚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思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

則行矣，予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畫說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忠臣孝子，

不歡息。見淫夫妬婦、與不偕日見、今妃順后。莫不哀貴、是知有尹霍若何如也

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又

鹹水之魚、不遊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謳

魏德論謳

甘露

玄德洞幽、飛化上承、甘露以降、密淳水凝、覩陽弗晞、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徵

連理木

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穀

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滅勝、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洒沃、野草萌芽、變化嘉穀

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聖庭、獻之朝堂、以昭祖靈

鵲

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饑食苕華、渴飲清露、異於儔匹、衆鳥是歲

鴿

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且
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德

四

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纘紹虞氏
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
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
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熈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
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
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
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
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
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
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
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
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
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

哉猗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彷彿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侖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

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祚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

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鑒下土廓清三光華祀成秩庶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

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頌

皇子生頌

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篡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祉、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代、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承露盤頌 有序 一作銘

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為頌、頌曰、岧嶤承露、峻極太清、神若礧磈、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

永荷天秩、

孔廟頌 有序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訓、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易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恐、唯道足怍、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舊集摘六孕侯碑頌中數語作孔子頌史名此篇為學宮頌今正之

社頌 有序

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欲為上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舊公、夫務完園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饑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苙上古、配
帝王、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中、尊以作稷、
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
攸叙、

湯妃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儀以處、清謐
后宮、九嬪有序、伊爲媵臣、遂作元輔、

姜后頌

矜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禮不動、非禮不言、晏起

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玄俗頌

玄俗妙識、餞餌神頪、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遙
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冬至獻襪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遷、動以祥并、南閭
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
伊何、緣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
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濟太姒、永世
克昌、

贊

畫贊

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寮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庖犧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爲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

祭祀網罟魚畋瑟以像時神德通玄

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人物未就軒轅築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

少典之胤火德成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帝

黃帝三鼎贊

鼎質之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乙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少昊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贊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

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贊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贊

顓頊之族重瞳神聖克協頑嚚應唐滋政除凶

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夏禹贊

吁嗟天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同，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禹治水贊

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道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錫玄圭，奄有萬邦。

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授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殷湯贊

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湯禱桑林贊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於天，翦髮離爪，自以為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文王贊

[illegible]聖德，逮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庶尚，傍開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文王赤雀贊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為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周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旦作商臣，功冒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蒙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成王贊

成王繼武，理賢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高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漢文帝贊

孝文卑位，愛物儉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詘
款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贊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
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恢拓土疆，簡定
律曆，辯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姜嫄簡狄贊

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且崩，堯承天綱，玄鳥
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翊化虞唐。

禹妻贊

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啟之生，過門不入，女嬌
達義，明勲足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班婕妤贊

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盈沖其驕，窮其厭悅，在夷
貞粹，在晉正接，臨飈端幹，衡霜振葉。

吹雲贊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蓊鬱。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洞聽，臨河洗耳，池主
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二士，清足厲俗。

務光贊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旣聞讓位，隨以爲恥，薄於
殷世，著自汙己，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商山四皓贊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
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長樂觀畫贊

妙哉平生，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

古冶子等贊

齊晏擠于勇節狗名，虎門之博，忽晏置桃，矜而
日伐，輕死重分。

銘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子身是衛麟角是鋼鸞頭匪臧

承露盤銘 并序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本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上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爲頌銘銘曰

巖巖承露峻極太清神君礧硊洪基嶽停下潛

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歷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群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永荷天秩

文

誥咎文 有序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

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飈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塡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攙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迴阿飛廉顧叱豐隆息飆遏暴元勑華嵩慶雲是興效厥豐年遂乃沈陰坱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於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饑饉

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

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箴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

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遊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誄

武帝誄

於惟我王乘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於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維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

興詠有章我王承統文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袁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闞如雷如震攙搶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師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鑒靈察探幽洞微下無偽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惜善是崇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傑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夷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志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

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絺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文帝誄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

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
郊埜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
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
慌惚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僵斃追慕三良
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
自誓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
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殪歿天祿永延何以
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

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
踵武克勳季嗣不繼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
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
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
回曆簡　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
合契玉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
於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
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
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瞻睹未形其剛如金

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
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
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
是縈弗拘彌祖宅土之中道義是圖弗營厥險
六合是虞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恢拓規矩克紹
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
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
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
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披震疇克不若孰敢

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徵烏殪江岷。
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
絕域獻款內賓德侔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
黃初假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均應繩神鸞
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
神錞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灑塗被宇靈芝
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
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
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泉瑞

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勲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褎、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絶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

太和、絶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創玄宇、基於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下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

怍爰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絶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横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經以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

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於我聽、獨嗷嗷伊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幷表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欷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旗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其望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嗣生
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
歧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
備藝沉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傍列
陰處陽潛外明內察乃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
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寧息恒勞庶事
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
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
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

不玩躬御絺練日旰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
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
百靈蹈天跡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
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
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
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
東藩擗踊郊甸洒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
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
階塗髣髴樞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

一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殄魏都游魂
邑大隧開塗靈魄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
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任城王誄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
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
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宮墀心
存平素彷彿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
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有遺聲乃

作誄曰
幼有令德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
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
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
高柳王率壯士堂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
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開弘
汎愛仁以接物執以爲基體斯亮實年沒弱冠

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
龍光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見安
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遂樞廾此瓜箪味道
忘憂蹤蹟超顏嬌嬌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
躬奮矛戟足蹴白刃手按飛鏑終彈淮南保我
疆場

光祿大夫荀侯誄

如氷之淸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
士庶欽歎雲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

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
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
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
齊魯邦嗣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
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
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
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
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
淑懿繼此洪基旣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
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
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淸川潛處蓬室不干
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
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
旣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稽顙漢北我公定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歎則歎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畧卓峙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
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
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
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
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
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
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
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
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
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
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此歡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
死生存亡數度予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
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
虛廓無見藏影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

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
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平陽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猋雪雰凋蘭
夭蕙良榦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
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實朗實極在生十旬察人
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知來
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
襁褓不停幃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

羅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
不聆帝用吁嗟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
改封大郡惟帝舊邦建上開家邑移蕃王琅琊
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
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於宮靈輀
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嶽爰構玄宮玉石交連
朱房皓壁皓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延
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
憐爾尚微阿保激摧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

踰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閉一闔曷其復晰

蒼舒誄

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愛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哀辭

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鬭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綈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幬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莫歲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眇眇亮成榦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歔欷淚流射而沾巾

金瓠哀辭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尚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愆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帝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陳思王集卷之一

陳思王集卷之二

明 太倉張溥西銘閱

樂府

詩品云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illegible]八斗[illegible]中七子陳王[illegible]辭氣[illegible]不拘對偶[illegible]或有之語[illegible]不由作意氣[illegible]格自[illegible]也詩譜云[illegible]曹子建之作[illegible]其詩[illegible]相[illegible]人[illegible]意[illegible]每[illegible]宗[illegible]樂府之變自子建之始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

肥牛。承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薤露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薤露行為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

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惟漢行 魏武帝薤露云，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照八極，天道甚著明。為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誡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瞢天經。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

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終無極。名一作與。

鰕䱇篇 一曰鰕䱇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長歌行為鰕䱇。

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讎一作高念皇

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吁嗟篇 逸詩拾遺作瑟調飛蓬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苦寒行為吁嗟。志云，植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

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illegible]根一作株

豫章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豫章行爲窮達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稱一作[illegible]

其二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

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參與商。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

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illegible]

當來日大難 [illegible]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廚。廣情故，心相於，闔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

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丹霞蔽日行 [illegible]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祚之興，階秦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殄滅無遺。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

天來下謝少年。（歌錄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壯心不已……）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解一）借問歎者誰，自云宕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解二）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為濁水泥。（解三）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解四）浮沈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解五）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解六）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泫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右一曲晉樂所奏）

鼙舞歌五首

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故改作新歌五篇。（……）

[illegible]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
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至重舊
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
心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
當就國璽綬何纍纍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
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
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乘輿服御物錦
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斑輪諸王自計
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
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軿

車服齊整設韡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
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扳蓋因內顧俯
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為徘
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靈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
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壟烝
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
痛歔欷涕霑巾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
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
丈人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
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
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歲月不安
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莪
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襟袍
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
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
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斷黃髮盡其年陛下

千萬歲，慈母亦復然。困學紀聞云：曹子建靈芝篇云：伯瑜年已七十，綵衣娛親。蓋老萊子之事，而以爲伯瑜。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左右爲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群臣拜賀咸說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衆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西

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己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群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群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妖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幷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

免，辯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櫂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釂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諐。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爲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措民無枉怨

女復何為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
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啟行
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鶡鐘鼓鏗鏘簫管
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滌藪
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兔揚白跳翰獵以
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紲
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

猴猿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眥髮怒穿冠
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
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
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
明詔大勞賜太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
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鍾釂無餘絕網縱麟麑弛
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
樂永世合天符一作符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
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
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
不煩淡泊無為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
所欲存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眾口可以
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不辯偽真
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遊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
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
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
能何所獨卻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
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
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眾逐名百心可

事一，若巧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妾薄命二首

携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泛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illegible]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娑盤，能者冗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歡盃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illegible]

名都篇 [illegible]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illegible]

[illegible]

陳思王集　卷二　樂府　十六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飖，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

至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陳思王集　卷二　樂府　十七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暉。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巔，石室青蔥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升天行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鶡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眾仙。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五遊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

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群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遠遊篇 [illegible]屈原履方[illegible]之行，不容於世，[illegible]無所告[illegible]，[illegible]與仙人[illegible]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illegible]十六年，使天下令衆[illegible]仙人[illegible]人攬六著，言[illegible]天，以從韓[illegible]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飛龍篇　[illegible]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鬪雞篇　春秋左傳云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 [illegible]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鬪雞觀閒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颻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爲客淮東。蒹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脊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閱，未知命所鍾。常恐沉黃壚，下與黿鼈同。南極蒼梧野，遊盻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撣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餐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

義洽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

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搴帷更攝帶撫絃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上責躬應詔詩 魏[illegible]才見異而丁儀[illegible]人祖狐疑幾爲太子[illegible]而行不自彫勵飲[illegible]術矯情自飾[illegible]年丁[illegible]劫脅使者[illegible]爵安鄉侯其年改封[illegible]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illegible]上疏并獻詩又有應詔詩[illegible]優詔答勉之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綱不可重離

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

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琖之望，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並轂。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
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
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
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
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蹈舊則，
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

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
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
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
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臣，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
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
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
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受玉，

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
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
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
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
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
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
聽卑，皇肯照微，（于漢魏上作奕美魏作聰 雝萬類一作時篤同類臣一作 广大一作天王一 作土生魏志作姓）

應詔詩（李周翰云應詔來京師於是上見對詔而作）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
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
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
匪息，雖有餱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遊，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
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
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
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遥征，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朔風詩 李善曰：[illegible]時為東阿王作，感北風思歸[illegible]有此詩。文選一章，集[illegible]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一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其二 俯降千仞，仰登

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其三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其四 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為泛舟。豈無和樂，遊非我隣。誰忘泛舟，愧無榜人。[illegible]

矯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為貴寶。履仁遘禍，無為貴道。鵷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恥污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闕 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

雨。口為禁闥，舌為發機。門機之闔，楛矢不追。[illegible]

元會詩 [illegible]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壽考無疆。[illegible]

閨情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蓊若春華，紅顏韡燁，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為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公讌詩 此詩[illegible]讌飲時武帝在故稱不為公大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古長若斯。詩家直說 [illegible]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景一作氣 奇一作嘉

贈徐幹 劉履云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illegible]之意故為是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常不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中薄復何[illegible]

贈丁儀 李善云與鄰字儀丁[illegible]也魏略曰丁儀字[illegible]掾[illegible]云魏志載有文[illegible]建贈以延荊有怨刺之意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

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集云[illegible]一作御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illegible]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粲一作粲

贈丁翼（文選作儀，字敬禮。翼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

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贈白馬王彪

集云於圈城作 [illegible]

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

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廣一作曠

其二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illegible]

其三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illegible] 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

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念今本作躑、遵令今本作反、）

其四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志作嘆）

其五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復一作已）（唶一作咤）

其六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路志作塗）

送應氏詩二首（劉良云、送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于西京，洛陽被燒焚多荒蕪之事）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觀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平常居一作平生親）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施一作聯）

三良詩 左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illegible]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翺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illegible]

雜詩六首 李善云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illegible]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illegible]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illegible]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illegible〕詩云，曹子建雜詩〔illegible〕非吾志。云心赴國憂，又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老驥而有是見，寧〔illegible〕勵其〔illegible〕）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日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御覽作慨）

閨情（一作〔illegible〕）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閑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illegible〕）

七哀詩（子建作。詩紀：樂府作怨歌行，本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illegible〕呂向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illegible〕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illegible〕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勝〔illegible〕山陽〔illegible〕出山易山〔illegible〕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情詩（玉臺作雜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喜雨詩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群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七步詩（本集不載。世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帝深有慚色）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

中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萁同一作萁，釜下一作釜中）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按此詩世說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者[illegible]與此異[illegible]豆在釜中泣本云萁向[illegible]之者[illegible]）

失題（藝文）

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離友詩二首（并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媵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illegible]）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柔葉隨。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本集止載前一首，今考藝文類聚初學記載之，[illegible]云下[illegible]兮入微吟經過路兮造北林，當別有一首也）

妬詩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髑髏詩

〇〇〇〇〇〇竿落寘寘，與道相馳。隱然長寢，其樂無踰。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遙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樂府

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芙蓉池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棲雙鶻，北柳有鳴鳩。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

雀居、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
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補遺

　正會詩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讌此高堂尊卑
刻叙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黃清酤盈爵
中坐騰光珍膳雜遝充溢圓方笙磬既設箏瑟
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俯視文軒仰瞻華梁
願保茲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家
榮貴壽若東皇本集藝類聚從類文未全

　樂府歌

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
我棄讒人所為

　古詞

還行秋殺入侍君王淑房冊帷楚組連綱

　樂府

中內取肥鮮酒取醇交觴接盃以致慇懃

　苦熱行

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暴露越夷水
中藏、

結客篇

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

樂府歌詞

所貴千金劒，通犀間碧璵。翡翠飾鷄璧，標首明月珠。

陌上桑

浮雲際，有真人，安得輕舉繼清塵，託電鞭，馳飛麟。

雜詩

美玉生磐石，寶劒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遺句

如彼翰鳥，或飛戾天。(善哉行) 復為將所拘，羈紲作微將[illegible] 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illegible] 巢許[illegible]陵四海，商賈爭一錢。(樂府歌) 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illegible] 夏節純和天清涼，百草滋植舒蘭芳。[illegible] 日匿景兮天微陰，經迴[illegible]北林。[illegible] 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illegible] 人達

精神近髣髴，夢容光。(離別詩) 一顧千金重，何必雙玉玦。

本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
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
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
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
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
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
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

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
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
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
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
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
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
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

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
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
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文帝即王位誅丁儀
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
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
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
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表獻詩二篇帝嘉

其辭義優詔答勉之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
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
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
試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致其意詔報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
帝輒優文答報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
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
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
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陳思王集卷二終

陳記室集

陳孔璋集題辭

何進謀誅宦官召兵四方陳孔璋時爲主簿讜言禍害其意智豈讓曹操哉棲身冀州爲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辭若江河及窮窘歸操預管記室移書吳會卽盛稱北方無異劇秦美新文人何嘗惟所用之茂惡爾矛夷懌相讎固恒態也孔璋詩賦非時所推高武軍之賦久乃見許於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賦絕無空群之名詩則飲馬游覽諸篇稍見寄託然在建安諸子中篇最寂寥于

桓兄弟亦少酬贈元瑜傷寡婦仲宣好驢鳴没而繫思不可得也彼所出塵惟章表書記孟德善用人長鼓厲風雲遂捐宿憾然魏武奸雄生死欺人獨孔璋斥其奄醜士衡笑其香履足令垂頭帖耳後世卽有善詈者俱不及也

婁東張溥題

陳記室集目録

賦
武軍賦
又
又
又
又
神武賦有序
止欲賦

神女賦
大暑賦
瑪瑙勒賦有序
迷迭賦
柳賦
鸚鵡賦
上書
爲袁紹上漢帝書
書
爲袁紹與公孫瓚書
更公孫瓚與子書
爲曹洪與世子書
答張紘書
牋
答東阿王牋
檄
爲袁紹檄豫州文
檄吳將校部曲文

版文
爲袁紹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版文
設難
應譏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詩
遊覽二首
宴會

附錄

本傳

陳記室集卷全

魏廣陵陳琳孔璋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武軍賦 有序

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荐之以棘爲建修櫓干青霄窟深隧下三泉飛雲梯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曰

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遘季世之不兢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爭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飈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瞬壘壁以結營五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所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陊犀水截輕鴻鐵則東

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玄綵甲、灼爍流光、弩則幽梔筋角、恒山檿幹、通肌暢骨、崇緄曲煙、大黃沈紫、直矢輕弦、當斧摧決、貫遐洞堅、其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晳拊文身、矢則中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鈹、麗轂韃輧、馬則飛雲絕景、直騖騕駮龍紫鹿、文的蠋魚、走駿驚飈、步象雲浮、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

鉤車轇轕、九牛轉牽、牽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壚、鶴隆既備、越有神鉤、排雷衝則　高　烈炬然則頓名樓、

又

衝鉤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敵樓數千、炎燧四舉、元戎齊登、

又

整行按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繽以如繪、

又

南轅反旆、爰振其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神武賦 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轂之懲冠、善魏絳之飾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旐繼於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衡、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環珍、茵氈幕幄、攘瓔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璞、縹碧玄綠、黼錦績組、罽毲皮服、

止欲賦

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

古其寡儔因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質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漾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憯瘁而就牀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神女賦

漢二士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漑漾覩玄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答玉質於苕華擬豔姿於蕣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嗈嗈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大暑賦

土而滯以歊烝時澳溼以涸溫風鬱其彤彤生炎火之陶燭

瑪瑙勒賦有序

五官將得瑪瑙以為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豔也使琳賦之

託瑤漢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寶勒以御君子北宋按宋寫錄文數篇為贋作今按錄覽正之

迷迭賦

立碧莖之婀娜鋪綵條之蜿蟺下扶疏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寔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柳賦

偉姿逸態英豔妙奇綠條縹葉雜遝纖麗龍鱗鳳翼綺錯交施蔚蓊其杳藹象翠蓋之葳蕤

鸚鵡賦

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

賦又有太荒賦曰窮鬼篆
以貞吉問神論以休祥

上書

○爲袁紹上漢帝書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覽其
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
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
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隷之中奉
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
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

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
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
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
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
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
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叱羣司奮
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
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
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

鄧出奔劉諶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

願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敢

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

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

佑所以悲號於邊獄自起獻欷於杜鄉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祀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茲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谷之舉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謟之論毋令愚臣結恨三泉。

○爲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孫係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釁

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逸然自遂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

福豐有禮之符長矛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燹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贏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illegible]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恐兆民之不寧每輙引師南駕以順爾書弗盈一時

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足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怨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爲尤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前鋒又東西鮮卑衆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艱危之世戢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壞禍發蕭牆將以定亂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佇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

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於興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耳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使與子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

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蹴無所聊賴汝當
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
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
足之地其可得乎

為曹洪與世子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
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翫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
以為權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
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
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
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飆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
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
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
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

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三國
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
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
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
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

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鬬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答張紘書

紘見楠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答。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牋

、、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絶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韜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檄

○為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

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紀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首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脩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
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
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冠弱主違衆旅叛
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
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
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擧師揚
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

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
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
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日 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
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

而懷怵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
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
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
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

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
王濞驕恣屈彊猖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淩
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氷
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
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
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
鴟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

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京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懟，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
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
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
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
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

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
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讐虜夕爲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
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
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
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雲雷難
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
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

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
民所同讐辛讐之人謂之內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
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鸋鴂之鳥
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
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
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
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

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鷙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祿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版文

○爲袁紹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版文

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上谷烏丸大人難樓，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後丘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總攝三王。袁紹與公孫瓚連戰，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爲單于。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拒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王，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

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

設難

、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顚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奸，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指功樂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往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泯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愉樂乎？蓋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嬖官放嗣，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岌。凶族奭惡醜蕩滌朝廷，清澄守職也。既乃卑爲封蛇，幽婦帝后，賤以暴國，非力所討，遂而去之宜也。是故天寶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爲宗，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覆，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殖，則推民之飢也；臨臺觀之榮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謀，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獨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詩集 調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玉臺作少 見往一作 其閒一作閒

詩

遊覽二首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黮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黯黮一作黯黯襟一作巾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後闕

本傳

初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

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酷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

書記琳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

王侍中集

王仲宣集題辭

袁顯思兄弟爭國王仲宣爲劉荊州遺書苦諫今讀其文非獨詞章縱横其言誠仁人也昔潁考叔一言能感鄭莊使母子如初仲宣二書疾呼泣血無救鬩墻袁氏將喪頑子執兵郎

蘇張復生何益哉子桓子建交惡若仇仲宣婉孌其間耦俱無猜身沒之後太子臨喪陳思作誄素旗表德頌言不忘彼固善處人骨肉亦繇其天性宿深長於感激不但和光宴詠爲兩公子樓護也孟德陰賊喜殺賢士

仲宣詠史託諷黄鳥披文下涕幾秦風矣高平上胄世爲漢公遭時流離依徙荊許以七哀之悲爲顯廟之頌擇木而窮雅誹見志世謂其詩出李陵今觀書命亦相近也

婁東張溥題

王侍中集目錄

賦

遊海賦

登樓賦

浮淮賦

初征賦

羽獵賦

思友賦

傷夭賦

出婦賦

寡婦賦

神女賦

閑邪賦

大暑賦

酒賦

馬瑙勒賦

車渠椀賦

迷迭賦

柳賦

槐賦

白鶴賦

鸚鵡賦

鶡賦

鶯賦

書

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為劉荊州與袁尚書

檄

為荀彧與孫權檄

七

七釋

記

荊州文學記

論

務本論

三輔論

難鍾荀太平論
儒吏論
爵論
又
安身論
務本論畧
儒吏論畧
連珠
連珠四首
贊
正考父贊
反金人贊
銘
刀銘有序
硯銘
蕤賓鍾銘
無射鍾銘
鍾簴銘

祭文
弔夷齊文
樂府
太廟頌三首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詩
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思親詩
雜詩
雜詩四首
七哀詩三首
詠史詩

公讌詩
從軍詩五首
附錄
本傳

王侍中集目錄

王侍中集卷全

魏山陽王粲仲宣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遊海賦

乘菌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鷫鸘繽紛往來、沈浮翱翔、魚則横尾曲頭、方目偃頷、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貢蛟大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巨象解齒、黄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汙之弘量、正宗

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爲百谷之君王。

登樓賦

登兹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横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浮淮賦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泝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流興，潭渨濤波，動長瀨。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洶溶，遞相競軼。飛鷲波以高鶩，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羣帥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蔕芥。濟元勳於大舉，垂休績乎遠裔。

初征賦

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遥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

以敘類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illegible]
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燁燁
其若焚

羽獵賦

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置於西址
列駿騎乎北垌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
圃因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
輕軒駕四駱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
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

川於是乎搖蕩草木為之摧落禽獸振駭魂亡
氣奪舉首觸絲搖尾遇撻陷心裂胃潰頭破顙
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紲搏肉噬肌墜者
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
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
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
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
路兮逶迤寔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耿
耿兮藏形

傷夭賦

惟皇天之賦命寔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
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
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
羌幽冥而弗迹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
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出婦賦

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
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
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
樂枯黃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
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
顧堂室兮長辭

寡婦賦

闔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
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

小兮數兮慼、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
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
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
結兮增悲、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
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
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
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日、

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曆輔奇牙、戴金羽
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
之華裳、錯繽紛以雜袿、佩熠爚而焜煌、退變容
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
的兮結羽儀、揚娥微眄、懸邈流離、婉約綺媚、舉
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
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
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
絕、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橫四海而無
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崇根之春華、當盛年而處
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挐以交
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
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
寐、心忉怛而傷驚、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喜潤土之溽暑、

扇溫風而至興、或赫熾以癉炎、或鬱術而熾蒸、
獸狠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
豈含血而能當、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
征夫瘁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灼、
譬洪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
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怯短、
汗雨下而沾裳、沉清泉以自沃、猶沃湯而不凉、
體煩如以於悒、心憤悶而窘惶、於是帝后順時、
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

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楹、垂蔭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僎代叙、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

稱茲、閉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案以壺賦序附○夫壯心銳志自求諸身投袂而起世
案據賦序附○四行聘志而通稽達理六博是也
案圖恭賦序附○清靈體道稽謨玄神闡其眞也

馬瑙勒賦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馬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緑與蒼阜、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非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以長騄驥之儀則、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遠而有文、雜玄黄以爲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迷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産昆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似孔翠之揚精、

柳賦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佳木于茲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枝扶疏而覃布、

華春榮只不存、人情感於舊物、心悽愴以增慮、行游目於人寂、歡娛之故處、悟元正之喜言、信思難而存惟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於此樹、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馳而不屢、

槐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抵其弘深、鳥明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白鶴賦

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湯谷、駕赤松於扶桑、餐靈岳之瓊蘂、吸雲表之露漿、

鸚鵡賦

步籠阿以躑躅、叩眾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噭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

鶡賦

惟茲鶡之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駹之質羽、感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寓、厲廉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藁之茨鉥、固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縹纍。賴有司之開功、不開小而漸微。令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湄、

鶯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

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鳴翔於南甍、戴鵀集乎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寔感類而傷情、

○○○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
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
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
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
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
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

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
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絶爲異身初聞此問
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
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
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
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
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

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
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
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
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
君子之違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
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
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
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

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
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
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
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
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
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爲劉荊州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勒整六師芟討暴虐戎
馬齊轡無不宜適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猨虎當

路辟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謂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荊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恩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

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爲隷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力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

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翕然皆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己復禮以從所攏則弱者自以爲强危者自以爲寧誠欲戮力

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侔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壟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遠道以自有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

危哉袁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

檄

爲荀彧與孫權檄

昨令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演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解今已擊櫂若飛迴柁若環

七

七釋

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闕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耶聊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代起鞞鐸響振震功

旣登玄陰戒寒乃放衆鷹大獵中原旛旄揚表班授行曲網羅連罝凝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儷禽連積僵爲若山興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黛髮玄鬢修項秀頸紅顏照曜曄若春榮蔽明中之羽雀雜華鑠之葳蕤琦照夜之雙璫煥煒燴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遭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於壠畝舉賢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遁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記

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昕將紹厤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素蕪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人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

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恊律呂修紀厤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顯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侯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宜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論

、務本論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也故仰何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苓者無罪場功過限窮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

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耔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三輔論

漢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議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爲乃稱兵舉衆殘我波靈遐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逆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撫天之旌鳴振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誰能□御劉牧之懿子又未附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酒播彈虎文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貫乎武當遂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難鍾荀太平論

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

不能踰也三者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則今
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
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
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害之者
刑錯之謂也皆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
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儒吏論

士同業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
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
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閑先王之典縉紳
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
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
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
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
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
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雍
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
剛柔自克也

○爵論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
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
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
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
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
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
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又

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
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從
無爵封為列侯原其所以爵廢古也司馬法曰
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
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
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祖功臣白起
衛鞅皆稍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
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
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

安身論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古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又務本論畧

末世之吏負膺而布春令有觀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又偽吏論畧

古者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籍其在

於此矣

連珠

連珠四首

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

臣聞記功忘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覇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頌

太廟頌三首

時爲魏公，初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此頌以享其先妣，名出類聚，後更令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illegible]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illegible]，弇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贊

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門卿，族則公姓，作在著宗，三世同政，誰能不忘，中兹約儆，饘粥于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反金人贊

君子亮貞，行不柔群，友藏不恥，謙撝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兹易，言而匪忠，退有其讟。

銘

刀銘有序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叙，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為工矣，輙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

相時陰陽，制兹利兵，和諸色劑，考諸濁清，灌襞以數，質象有呈，附反載頡，舒中錯形，陸剸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虞，戒不在明。

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

魏宮鍾銘

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兹衛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

以賧時作裻簀、永享遐福、

無射鐘銘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昨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用以啟期、

鐘虡銘

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二年七月始設鐘虡於文昌殿前、歲月并銘、各鑄於鐘之角、

祭文

弔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采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含尼父之所譽

樂府

魏文帝云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詩品云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五與其首贊全盛不足竹林詩話云王粲之作如標榜杜甫輸因興至夫自細密哉

太廟頌三章

太宗十八年魏王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之粲八字其先不日顯廟頌後人更令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始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其二

綏庶邦，和四宗，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祜、

其三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邑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烝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行辭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和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詩

贈蔡子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鵰，孰能飛翻。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一作進）

贈士孫文始（諸侯錄云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亂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安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又與萌書勸為李傕等所害及天子都許追論誅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萌與王粲善萌當徵因粲作詩以贈萌）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蕩失，越用遁違。遷于荊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晏處。和通箎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愆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話不思。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度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澧，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詩一作日　王一作之）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肸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

何名胡寧不師衆不可。盍無尚我言。撙節效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欲人之多。志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矣承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綿彼行人。鮮克弗[illegible]。何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勸。無厚我憂。[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敢[illegible]作角。

思親詩 詩并文 一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祧祊。左服荒離。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堂盤惟懼。心乎如惄。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憾自[illegible]。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魏奕飛沈。在昔蓼莪。有餘百我之此。譬髮其獨。淚胡寧視息。以濟于今。寢蔽叢險。則不可攀。仰瞻歸雲。俯聆

飄回。飛鳥靡異。超焉靡階。思若流波。情以[illegible]。詩之作矣。情以告哀。[illegible]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并一作[illegible]

雜詩四首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

其二

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群相追。投綱引潛魚。强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其三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

膚雲、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
頸遺殷勤、

其四

鷙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
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
仰不得言、

七哀詩三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
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

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
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
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
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
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
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
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其三 見古文苑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
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燧。翩
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
虜。哭泣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蓼蟲
不知辛。去來勿與諸。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

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
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
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
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
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
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

樂但想梧行遅、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狂歌、今日不極歡、今指欲待誰、見爺且不翅、守分兹能逆、古人有遺言、君子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illegible]鑑、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從軍詩五首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

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 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其二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恇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恒舊本作字

其三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

防、草露霑我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愴之作慨

其四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猶善作獨大

其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賢聖國　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亦願留。

本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

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王侍中集卷全終

阮元瑜集

阮元瑜集題詞

阮掾爲曹操遺書孫權文辭英拔見重魏朝文帝云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没王傑誄之曰簡書如雨强力敏成若是乎行人有辭國家光輝以之折衝禦侮其鄭子產乎予觀彼書

潤澤發揚善辨若轂獨敘赤壁之敗流汗發慚口重語塞固知無情之言即懸幡擊鼓無能助其威靈也文質論雅有勁思若得優游述作勒成一家亦足與偉長中論翩翩上下迺諸子長逝元瑜最先遺文鬼名撫手痛悒至今傳其焚山應招鼓琴奏曲事亦在有無之間安得起彼九原更談文墨乎悲風凉日明月三星讀其諸詩每使人愁然則元瑜俯首曹氏嗣宗盤桓司馬父子酒歌各有不得已也

婁東張溥題

魏阮元瑜集目録

賦
鸚鵡賦
止欲賦
箏賦
紀征賦
論
文質論
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為武帝與劉備書
牋
謝太祖牋
文
弔伯夷文
詩
駕出北郭門
琴歌

詠史詩二首
其一
其二
雜詩二首
其一
其二
七哀詩
隱士
苦雨
失題
公讌
怨詩
附録
本傳

魏　陳留阮瑀　著
明　太倉張溥　閲

賦

鸚鵡賦

惟翩翩之豔色、誕嘉類於京都、穢夷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緑、苞天地以耀榮、

止欲賦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炯炯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怳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旣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箏賦

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

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紀征賦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爲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兮、靜亂由乎干戈、惟虞周之作牧兮、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兮、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兮、經昆侖之高

而日幽蒙以廣衍兮遂霧濡而難並

論

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苦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

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攻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强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初權兄策平江東，魏武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為子彰取孫賁女，又策辟權弟翊，及遣前後若好，劉備故書與權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後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忠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迺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

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
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
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
之為兆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
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
豈勞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
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湖雖廣其
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
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
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

覺禍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
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
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婞彼二人恣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
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
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
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

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
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
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
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為武帝與劉備書

披懷解帶投分寄意

牋

謝太祖牋

一得披玄雲望白日惟力是視敢有二心

文

弔伯夷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沉名飛。

詩

駕出北郭門

談藝錄云，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殺省淨，不遠矣。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一作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塚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琴歌

魏文士傳云，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因得瑀。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弦而歌，爲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按魏略文章志，瑀建安[illegible]由[illegible]得召，仍起不得有典[illegible]事太祖征荊州時作書。十六年入闕，而云作長安時。瑀十七年卒。太祖文[illegible]爲撰今府[illegible]大撰合知其[illegible]矣。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

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
人焉能亂

詠史詩二首

其一

誠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
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覩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
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其二

燕丹養勇士荊軻為上賓圖擢盡匕首長驅西
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
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嘆氣若青雲

雜詩二首

其一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凉客子易為戚感一作引
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
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
長嘆息憂憂安可忘

其二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
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
下沾衣裳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
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
魂魄所能一作迴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
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隱士

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
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
當守明真

苦雨

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蔵殪深樹猶
沾裳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登臺望江沔陽
侯沛洋洋

失題

白髮隨節墮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

跡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公讌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常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酒若浮雲 闕

怨詩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落（一作痛毒）恒苦心 闕

阮瑀本傳

阮瑀字元瑜廣陵人也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以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徙倉曹掾屬著文賦數十篇十七年卒子

籍字嗣宗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官至步兵校尉假蘇門先生之論長嘯以寄所懷與何曾等深相讐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蚤卒

阮元瑜集卷全終

劉公幹集

劉公幹集題詞

魯國孔文舉廣陵陳孔璋山陽王仲宣北海徐偉長陳留阮元瑜汝南應德璉東平劉公幹魏文所稱文人七子也文帝云劉楨章表書記壯而不密又稱其五言詩妙絕當時今公幹書記傳者甚少知其物化以後遺失多矣集詩大悉五言詩品亦云其源出古詩思王而下楨稱獨步豈緣本魏文爲之巾譽乎近日詩選痛貶建安亦度已迹側他人足耳耒若南皮觴酌公讌贈答當時[illegible]矣相知者深

也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有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王仲宣從軍詩亦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嚴滄浪黜之謂元后聖君並指曹操心敢無漢大義批引二子固當叩頭伏罪然詩頌鋪張詞每過實文人之言豈必盡由中情哉公幹平視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獨不見怒死後致思悲傷絕絃中心好之弗聞其過也其知公幹誠猶鍾期伯牙云

婁東張溥題

魏劉公幹集目錄

賦

魯都賦

大暑賦

遂志賦

黎陽山賦

瓜賦有序

清慮賦

書

諫平原侯植書

又

答太子書

又

碑

處士國文甫碑

詩

公讌詩

贈五官中郎將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贈徐幹
贈從弟
其一
其二
其三
雜詩
鬭雞
射鳶
失題
其一
其二
附錄
本傳

魏劉公幹集卷全

魏　東平劉楨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魯都賦

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虛豁峽非、紫金揚聊於河岸、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桋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彌阪域、蒙雪含霜、不渝其色、夏蕩搖包勁、條蓮殖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頒首華尾、豐頤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旅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昞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赤虛騁迹、傾輿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於水遊綴、帷彌津

丹帳覆洲，杳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
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於
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騈田接連，深
池分浪，以帶石根，文隅瓊岸，準王依津，邦乃太
狩，振陽炎歲，致民卯戌，講習興師，落林包括，連
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塡崎塞畎，不可勝
錄。

大暑賦

其爲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

靈威參乘，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
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
於高危，農畯提鎛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溫
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
微風之來思。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艸，乃命小生，生之
小矣，何絃云甞，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悢悢惻切，
我獨西行，去愛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巷

林之餘軌，踐檟林之求芳，致玉綵以耀目，榮日
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
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爛爛
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草必結根於仁方，宵吳
炎於東隅，帝畔臣乎南荊，城干戈於內府，裘馬
繫而不行，楊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
莫以無爲，玄道穆以普將，翼僞又於上列，退仄
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薉，託蓬廬以遊翔，豈放
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志。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揭休，想王旅之旌旄，
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
爾乃踰峻嶺，超連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南蔭
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騈羅，
奇華揚榮，雲與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
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河源沮其東遊，陽烏
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

瓜賦（有序）

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

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掺碧之罇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於膺流美遠布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密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

清慮賦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留乎燭龍上青巖之曲路琳珉之塗玉樹翠葉上栖金烏

書

諫平原侯植書

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又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

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限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答太子書

（太子嘗得駮犀具劍楨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楨答之辭旨巧妙皆如是）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

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衆士一作衆女

又

肅以素秋則落。

碑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弟之端著，匍匐則淸飾之兆見，齠齔以及成人，德無懈容，口無惡辭，兢兢業業，小人畏忌，勤讓同儕，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旣乃潛心窮巖，游心藪澤，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覩勝

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辛，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縉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旣沒而令問不忘者，甫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皋，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爽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顛，違此榮祚，杳爾末徒，聿修楸故，

詩

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輦車非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

其一

昔我從元后，整駕出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其二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鄰。素蓋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

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贈徐幹（是時楨在西被劾 在獄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

生方塘含淸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翩，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其一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三

鳳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塡（一作頃）委，文墨紛消散，馳騖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鬬雞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翅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鳶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横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失題

其一

昔君錯畦畤。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置翳林。倥傯自迫束。得託芳蘭苑。列植高山足，（後闕）

其二

青青女蘿艸，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後闕

劉楨本傳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淸才，以文學見貴，終于野王令。文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書見本集辭旨巧妙，自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楨以不敬竟署吏，減死輸作。

劉公幹集終

應德璉集

應德璉休璉集題詞

德璉集鮮書記世所傳者止報龐公一牘耳休璉書最多俱秀絕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孟公王景興其人也德璉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爲長休璉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申痛惜德璉周旋時主年位較遠規諷曹爽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璉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璉歷事二主喉舌可

舒而世無賞音義存傴盂嗟乎命也機雲著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爲始僞回建章仰送朝鴈予猶善其足傳爾

婁東張溥題

魏應德璉集目錄

賦

慜驥賦
迷迭賦
靈河賦
正情賦
征賦
馳射賦
鸚鵡賦
愁霖賦
西狩賦
車渠椀賦
楊柳賦

書

報龐惠恭書

論

文質論

碑文

奕勢
檄文
詩
報趙淑麗
公讌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別詩
其一
其二
鬭鷄
附錄
本傳

魏應德璉集卷全

魏 汝南應瑒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慜驥賦

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憐姝姿而因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卬纓紼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愴結而槃紆、涉通遠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薛翁於西上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已兮、甘邁遠而亡劬、哀二喆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述迭賦

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莖以竦立、

擢修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
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緑、
動採葉之蕤蕤、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靈河賦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昆崙之神丘、凌增城之
陽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
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
洛之阪泉、播九道之中洲、汾鴻湧而騰騖兮、恆
亹亹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

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弛于、偏興萬乘而親務
兮、董群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
沈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檀、扶疏灌列、暎水
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正情賦

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
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
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耀而傾洩、既榮麗而
過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

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
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於路側、宵耿耿而
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飆逝於中唐、聽雲鴈之
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
特飛、冀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往禽之
無偶、悼流光之不歸、懸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
多違、步便旅以永思、情憀慄而傷悲、還幽室以
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眇眇以潛翔、恆存遊乎
所覲、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

雲館、騰一夕而九頓、

征賦

奮皇佐之體烈、將親戎乎幽鄴、飛龍旂以雲曜、
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
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
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
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馳射賦

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遙於鄴楚、聊娛

遊於騁射、延賓耦旅、星言夙駕、樹應鼙於路左、
建丹旆於表路、華駿籠于衢首、咸皆腰彘與飛
遼瀚乃結翻竹、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
筭克明、班次均一、左攬繁弱、右挾淇衛、控滿流
睇、應弦飛碎、倚動鼓震、謀聲雷潰、重礮雷碟、流
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投二八、騁驪激駛、神足奔
越、終節一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頓摧月支、須
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
騰移、爾乃縈回盤旟、按節和旋、翩翩神雁、體若

飛仙、奕奕騂牡、既佶且閑、揚驪沛艾、蠖略相連、

鸚鵡賦

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
流玄黃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
秋風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愁霖賦

聽屯雷之恆音兮、聞左右之歎聲、情憀慄而含
欷兮、起披衣而游庭、三辰幽而重闇、蒼曜隱而
無形、雲曖曖而周馳、雨濛濛而霧零、排房帳而

非入振蓋服之沾衣、還空林而寢息、夢白日之
餘暉、惕中寤而不効兮、意悽悷而增悲、

西狩賦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宇邈而闡運、
樹匡翼而大恭、盪無安之氛穢、揚雲乎八區、開
九土之舊迹、繁登牧於海隅、昔霜凄而淹楚、寒
風肅而川逝、艸木紛而搖蕩、鷙鳥別而高厲、既
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羣鷁收塵、於是魏
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簫鉦、建九旂、按轡清途、

縱杳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
萬表星陳、雙翼伉旌、八校相分、長爟電舉、高煙
敝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鶩驥四駭、衝禽
驚逸、騁獸塞埜、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
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埜、京燎照乎
平原、醴無亢給、洪施普宣、

車渠椀賦

惟兹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
浸瀀潦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嗡朝霞而發榮、

紛玄黃以彤裔，犨豹變而龍準，象蛇虹之矯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絅縕襍錯，乍圓乍方，蔚衍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楊柳賦

赴陽春之和節，植纖柳以承凉，攄豐節而廣布，紛𦳋勃以登陽，三春倏其奄過，景目赫其垂光，振鴻條而遠壽，延雲蓋於中唐，

書

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了矜之思，起於一〔一作〕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肯州村背。臬蘇在側，絕憤不逞，秖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職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籍輕於縉縞，誠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植鷺羽於花丘，騁駿足於林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窮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論

文質論

蒼昊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耀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紀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於廊廟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

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坟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轂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義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規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造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攄非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内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

敏對叔孫據書言辭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雜文

奕勢

蓋棊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旃既列權慮蜂起駱驛兩集魚鱗雁峙脊維闔翼固衛營鄣或游迤儔旋卓轢軿列羸師延敵乘虛絕歸不得介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臣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偪郊

場師弱衆寡臨據孤隘披掃強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殞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取弃攝非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勝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誤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滎也

檄文

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詩

贈趙淑麗

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

公讌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安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公子以下疑別一首）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爲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別詩二首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作太竟）息。五內懷傷憂。

鬬雞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緤。飛

踊超敵倫。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應瑒本傳

汝南應瑒字德璉。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瑒與楨

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二十二年卒。著文賦數十篇。弟璩字休璉。子貞字吉甫。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應休璉集

應德璉休璉集題詞

德璉集鮮書記世所傳者止報龐公一牘耳休璉書最多俱秀絶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孟公王景興其人也德璉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爲長休璉

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中痛惜德璉周旋時至年位較遠規諷曹爽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璉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璉歷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無賞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機雲著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爲始低回建章仰送朝鴈予猶善其足傳爾

婁東張溥題

魏應休璉集目錄

牋

與武帝薦賁琳牋
薦和模牋
與曹公牋
與曹昭伯牋
與劉靖牋

書

與滿炳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
與劉公幹書
與韋仲將書
與董仲連書
與尚書諸郎書
又與尚書諸郎書

答韓文憲書
與許子俊書
又與許子俊書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與陰夏書
與陰中夏書
與程文信書
與梁州刺史劉文奐書
與劉文達書
與夏侯孝智書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與王子雍書
與毋丘仲恭書
與龎惠恭書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報平陸長賁偉伯書
與崔琰書
與人書

與趙叔潛書
書
與王將軍書
與劉孔才書
書 海錄碎事
詩
百一詩三首
雜詩三首
三叟
又百一詩 一名新名
又
又
又
又
遺句
附錄
應璩本傳

魏應休璉集卷全

魏 汝南應璩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牋

與武帝薦賁琳牋 藝文類聚作爲賁琳牋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賁琳，字瑋伯，稟性純和，體素清亮，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爲和模牋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模，字處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提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叙用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使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與曹公牋

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與曹昭伯牋 曹爽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頼游戲，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邈，若從雲墮。

與劉靖牋 靖沛國相人遷大司農衛尉進封建成鄉侯劉馥子字子靖璩書與子靖語其時未詳書出為河南尹時疑璩為常侍時與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蚕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可供承王命，自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書

與滿炳書 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見賈竊之山公主府所日當過琰乞男欲遣書去數維炳父使人來往琰求別事不得和故為報炳父寵為人與璩常事之故呼曰郎君

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并聘鄧侯，宜命周求，陽書除於詹何，揚倩說於

范武，故使鮮魚出於（一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

不悉。璩白。

侍郎曹長思書（還上云長思書倘逝不戢）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闡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虚也哉。王肖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噬，有萬里之望，衡授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繳翼於故枝，慨然衛嘆，有離群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一作閣），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文瑜因時旱不雨，不能得，家世成之）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一作）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一作沉）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鬚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

未及，譴書起予。應璩白。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嘉麥頹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烝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鮐背之叟，皓首之髮，莫不負戈，奔走於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鉦鼙震於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北興，不降靈雨，覽此二災，憂心忡

偃逐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修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璩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扶（膚一作）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

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一作釣）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一作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一作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發夯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意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感（一作或）游言，以增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宋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一作書）慎夏（疑是盛夏）自愛。璩報（一作付）

與劉公幹書

鷄鶩棲翔鳳之條，蒼蠅游昇龍之淵。識眞者所為憤結也。

與韋仲將書（非疑）

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堂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為泥。薪芻既盡，舊穀亦罄（一作設亦皆）。屑蘇發撤，機偷見謀。進無所干，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饑，憂在旦夕。而

欲東帝許昌治生之物。西埜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與黃仲連書 疑尚書

穀糴騰踊。告求周恤。一作鄰日穫一作給數升。一作十猶復無薪可以爨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宜尼饑一作四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在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策識於恤護。入見謫於嫉忌。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也。

與尚書諸郎書

夫秋節涼和。霖雨淸闋。正尙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陳漏霑於衣服。蓬蒸單蝸。擔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尙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恩。而私懷戚額。良不可言。想諸大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否由符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積。豈久沈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又

植氏園葵菜縈茂。蒜苽以芋。亦離離尙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志食之樂。下蹤寧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

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許子俊書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虜梟獨。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奈如何。

又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足下頃蹈天之綱收萬仞之魚罣之以谿谷數
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爲
鰌蝦未足爲君君一作子道之

與陰夏書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
知郎君頃有微痾告禱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
然以增歎息虛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與陰中夏書此與前疑一人

體正者則撿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

應休璉集　八　卷全　十

與程文信書

足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
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
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謝靈運山居賦注○靈運山居賦云昔仲長公言求不高山隱撰作書其自洛川又宋書謝靈運傳無是以二句

與梁州刺史劉文達書

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
加於百姓發道過於侏儒之鄉也此字下有木句作或一作藝文類聚與真應璩書

與劉文達書

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
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與夏侯孝若書

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鑒自照髮已
半白殊可懼也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羊寄虎穴鵲託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與王子雍書

應休璉集　六　卷全　十二

郎校之從有職之事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
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歎息之矣

與毋丘仲恭書

客館不留賓官曹無停事

與龐惠恭書

頃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舉袂登輿北踐燕路當方化銀龜以爲黃變青
組以爲紫

報平陵長責琛伯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簪組哉。

與崔援書 今本作與崔元書誤

嵬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與人書

知揚生翻然遂發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安也傅說棄版築而爲殷相呂望投竿而爲周師卓茂

起閭里而爲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瑣瑣尚書執憲之吏曷以爲異哉

與趙叔淸書

入侍華幄出典禁闈

書

左執屖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箭管振音旋鋒載路馮軾虎視淸風蜚疊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太平御覽本作爲書

與王將軍書 [illegible]文淵錄

雀鼠雖微猶知微烈

與劉孔才書

聽廣陵之淸散。

海錄碎事引璩書

淸後與壺人爭旦

詩

百一詩三首

野客叢書云石林詩話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敬功。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雜體詩作百一在詩凡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文不上文章錄一說凡有百數一說百一方賢是國先賢傳云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編之示在坐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云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云應璩百一篇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之作一詩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若數之始士有百行務始如故三百悲璩為上大將軍長之時爽年言以諷曹爽以督以及言偽會其意作百一詩不以責以及於古詩一百餘篇稱其詩有建安之法丹陽是有與今不以質之周公有興一日失公子文章繁云劉勰文心雕龍云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志意有一分有所在時以為應焚棄之事及觀文選任所事者應璩文作自一詩譏切時事焚棄之何耶又觀郭茂倩樂府所載可皆一篇以言百一者以其詩不等也至五言為百一篇之諸家詩不一為一而己若二篇又以二老所載與此異無以見其為百一詩者矣人之德可以關所謂無不思其才而為之說也老人自知之求其論之可選所

載郭四篇似以諫所爲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後何遽亦有擬百一體所謂盤輒田久下於是之說然首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後者令李善註琴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

其二（案廣文選以下一首別為二首）

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多為樂，無為待來兹。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其三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雜詩三首廣、文選作應璩、今依藝文作應璩、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
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
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猶寡
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穴一作隙、跖一作蹠、

其二

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
不亂、尚書總庶事、官人乘法憲、彤管珥納言、貂

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
秩、百僚所瞻願、

其三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醜人所惡拔、白自
洗蘇、

三叟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
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
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

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古作昔、內中一作室內、

百一詩一首新

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
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
復自搖頭、馬子侯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聽搖頭太息、之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

又

郡國貧將士、馳騁習弓戟、妙未更事、難用應

卒逅、

又

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稱可小入中、便辟必
知民、

又

秋日苦作短、遙夜邈綿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
能眠、

又

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

妖亡。

遺句

貞偶各有分，駑驥不齊鑣。竈下炊牛矢，甑中裝豆豉。醉酒巾幘落，頭禿赤如狐。葦帶繩爲續，履爲穿無底。嵐山寒折骨，面目盡生瘡。曹隆箭芙味，獨食有何甘。有酒流如川，有積如岑。此句作應璩作公晏詩

應璩本傳

應璩字休璉，汝南人，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也。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然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

貞參軍事。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應休璉集卷全終

阮步兵集

阮步兵集題辭

嗣宗論樂史遷不如通易達莊則王弼郭象二註皆其環內也以此三論垂諸藝文六家指要網羅精潤曹氏父子詞壇虎步論文有餘言理不足嗣宗視之猶輕塵於泰岱豈特其入

禪蝨哉諸賦大言小言清風穆如問覽賦苑長篇爭麗兩京三都讀未終卷輒屏欲睡展觀阮作則一丸消疹胸懷盪滌惡可謂世無萱草也晉王九錫公卿勸進嗣宗製詞婉而善諷司馬氏孤雛人主豺聲震怒亦無所

加正言感人尚愈寺人孟子之詩乎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定哀之際多微辭蓋斯類也屣朝右而談方外羈仕宦而慕眞仙大人先生一傳寧子虛亡是公耶步兵厨人可以索酒鄰家當罏可以醉臥哭兵家之亾女慟窮途之車跡處魏晉間如是足矣叔夜日與酣飲而文王復稱至愼人與文皆以天全者哉

婁東張溥題

阮步兵集目錄

賦

東平賦

元父賦

首陽山賦

清思賦

獼猴賦

鳩賦

牋

爲鄭沖勸晉王牋

奏記

辭蔣太尉辟命奏記

又

書

與晉王薦盧播書

答伏義書

論

樂論

通易論
達莊論
通老論
傳
大人先生傳
贊
老子贊
誄
孔子誄

文
弔某公文
帖
搏赤猿帖
詩
詠懷詩三首
詠懷八十二首
采薪者歌
大人先生歌
附錄
本傳

阮步兵集目錄終

阮步兵集卷全

魏陳留阮　籍著
明太倉張　溥評

賦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爲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

暢其氣，傍通迴蕩，有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物淺之域，窮野之鄙，奇偉譎詭，可以勝圖。乃有靡遊之士，浩養之雅，夌乾飆，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處風於崑崙之陽，鄒子翁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一山之岑，上遊玄圃，下遊鄒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阤陋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於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成蒲，桑閒淇上，淫荒所處。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俊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強禦橫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闥，仍涉欲而作，慝畜待久而發，諸士悔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湄，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鄉邑，莫肯或非，殖情處，以雉廉貴，其土田以原壤蕪荒，樹藝失時，畸畝不闢，荊棘不治，流潢餘溏，洿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淩鄒魯，長途千里，文盛南旅，力閒爲宰帥

使以輔騎，佚纖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河庭判楚，遒風過焉，是質是守，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夾因式，導斯作戔，是以其時和谷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慾，其居處卑翳，蔽塞窕遠，弗章，何以陵泉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悖回徙易，齊用密懷其外，有濁河縈其唐，而濟盪其樊。其北有連洄崇峭，宋、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汛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鳥翔天，

自野久馳雖黔首之不淑兮儻山澤之足捐右哲人之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眞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杳閒闊之散感兮因同風以揚聲聽荒榛之無穢兮顧東山之慈甫丹丘里之舊音兮發新詩以慰惰信巖峭之未滋兮宜丹木之再榮非明旦於股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隱嫡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遲彼羽儀之感志兮閱伊人之匪靈時惋惆以遙思兮颸飄颻以欲錯欽不遊於陵頻兮舉斯翠而競飛物脩

化而冲染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驊騮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貴我兮識旃裘之必襲本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邪之可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誦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軍日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飊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閶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菀風玄雲興而四周

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踰容苞而遂征扶搖薮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滿虛舟以迎恩兮聊逍遙於清漠謹玄眞之讙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緜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遥妨旋移於昧淪兮若窈冥之可即吉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詰以隳戒兮勝衆誨之難測神遙遙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杳翕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黎雀之易脩兮攜左右之相

與懽從風而和去兮託顛頂於鮮闊雖琴瑟之非存兮宣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觀奇兮彼上騰其爲如紛唵曖以亂錯兮漫浩瀁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漆兮練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聆絃輿之所徵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聞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佈容時零落之飄颻兮試情苑之必從釋遐遙之閱度兮習約結之常契遊襄城之開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

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窮悄悄之春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將易貌乎殊方乃擇高以登棲兮永欣欣而樂康

淸遲古雅有楚騷之遺則凡賦中仍沓鋪張藻蒸塞澀諸習皆洗濯盡去

〇元父賦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城

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溼槳溽方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寶多地下沉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檮杌下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承暗昔迄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洪濟盪其前陋淪不持坵濁寔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妓寵擇居比蹤麋鹿齊志豪貙是以其宗壞不脩倒蔂希疏覓草癩皐蚑蚩慘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嵬漢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嚙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鵙麋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翠翔狐狸萬口故其人民狠風豺氣盤電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哀界辟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遯逍遙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慝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訓有昭有聲如何君子棲遲斯邪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飭而欲往兮衆齟齬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

情一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寶而弗離兮寧高
舉而自儐聊仰首以廣頫兮瞻首陽之岡岑樹
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
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羣而
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因軌
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
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吕兮投危敗而弗遲
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諸天而弗豫
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
足慕兮道長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
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清思賦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
善昔黃帝登僊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　之
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章女娃耀榮於東
海之濵而翩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瑤
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
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

其容鐘鼓閶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寥廓
則神物來集飄颻恍忽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
則皦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
遒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篤子
而遊鵠申孺悲而埒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
激以達神豈浩漾而弗營志不覬而神正心不
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修堪粵止之匪傾惟清
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是時羲和既頹玄
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燭

清彭蜞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
林之葱蒨太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乃
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
兮將有歆乎所之意流蕩而改慮兮心震動而
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心恍忽
而失度兮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雲
夢其如茲鸞奇聲之與造兮鑑殊色之在斯開
丹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
兮情悄慧以蟯蜒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

天駿發巘颸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瀁瀁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岍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旃長思肅以永至兮瀨平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閶闔而涓闕羡要眇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洧淵以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以爲面兮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繽紛兮絳

宋采以相綏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盼兩楹而升堪挾瑤瑟而鳴玉兮揚陵陽之斐斐蹈消漢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利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緩韍斷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聯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嬿以自私愉

歡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應御兮几筵設而莫拊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之三重翻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悽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歸兮

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盼而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逡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儵忽而登騎兮忽不識乎舊宇遡黃妖之崇臺兮雷師陰而下雨內英哲與長年兮希離倫與齊貫推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騖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祓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群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狚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　皮處閑曠而或昭兮何由隱之所隨鼯鼠遁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焉鬈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覿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

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則為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眒兮似巧言而偽真藩從後之繁眾兮猶伐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褻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使

其何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騰躍乎岑喦既　東避兮遂中岡而被羈嬰徽纆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為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聲恍忽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鳴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隅寄增巢於喬松喻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鶩陵極山以徘徊臨清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饎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

頸。抗華麗之艷溢。端姸姿以鑿飾。紛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蔡。顧投報而忘畢。値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跋

○○○爲鄭沖勸晉王牋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耳。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今自先

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攝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玆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玆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

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奏記

○辭蔣太尉辟命奏記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預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淸擧

○又

遠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尫瘵守病委劣謁拜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昧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蹤晉衛勳隆桓文廣延俊傑慨崇大業乞降期

會以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於許

書

與晉王薦盧播書

蓋聞興化濟治在於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贊庶熙是以英俊之士願排皇闥策名委質貢薦之徒輻輳大府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璞垂棘所集伏見鄢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二

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號道悅履伏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聰鑒物理通玄妙貞固足以幹事忠敬足以肅朝明斷足以質疑機密足以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不求達故久沉滯未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儁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已

劾不敢虛飾取誇大府

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寘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㣲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翺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大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環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

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殊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鴻鵠逍遙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豈比非彼胡可齊焉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蹤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

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污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性之可察哉業無不閑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衒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

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適瘁憤力喻不多究籍白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

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

好，各詠其所為。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

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使所循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

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

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衰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

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富溢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

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
絲纓盤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
鐘者聲之王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
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
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
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
大夫拊手嗟歎庶人舉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
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
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嫌嫚之色雍門作松

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
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
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
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
曲房之讌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
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
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
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
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

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淳化之聲
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
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
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咏雲門之神
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
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
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以
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
聲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
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
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擊磬鳴琴以
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
以閒正樂聲希治脩無害故繁縟蹌蹌然也樂

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宮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　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薪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

音未絶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

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歎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謂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鳴

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夾睹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

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敎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沒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

明其道以答天眖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含而舍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勑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爻成亨盡昨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其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

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順其德也百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收之者歸施之以著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

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遯而退之上陵不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晉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巽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爲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背

離散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困極反下井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啟應而行漸以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妾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修喪大夫之位羇而靡容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

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陰承五同在中從何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本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受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應物唯類大得則散其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禽儉薄也小過下泰不宜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害也柔處中謝失位剛與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
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
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
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
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違作之由也。卦
體闔闢乾以一爲闢坤以二爲闔乾坤成體而
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
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
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

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
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
紀火中鷄鳴仔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
健戰將升季陰幼踈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含
中振晉擊幽爲陽在中未達合而未章故坎爲
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
成艮爲少男乾閉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
所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
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

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
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成賦。上下不疑臣上無
惑。納約自牖。非户何咎。車騎中門。甸牧在閭雖
寘叢棘。內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
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先號
思其終也。旅上之笑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
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
因法以威民。何衞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
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

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
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
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
非命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
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
衆而不脩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
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爲同。无妄之疾。災以
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哉
也。能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乾天

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
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
不充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卄修而不思其價
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抹長志危身是
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
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
施其令也明罰勑法脩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
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
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

定位據業脩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
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存成天地之道以左右
民也戒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衆中處將正
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
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
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
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
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
然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

以章先王之建國精聖人之神志也是以處雖
恩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徵始皆人臣之行非
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
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
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
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大德與並君子曰易
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
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
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

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
以正性著龜圖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
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
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
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
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雖吉
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
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
根也是以木至不可折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

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鄙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下西山之賓外內之德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羣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達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飾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膈膈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袞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鶡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

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

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疢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於

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

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成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

之蹤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

軼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

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毁而神以淸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摶波蕩相視腼脈亂次而退蹀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慚愧於衰僻也

通老論

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愼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强者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

傳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

德不與世同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

冰戰戰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己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

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歎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

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
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
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
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
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
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
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
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
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饑則

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
羣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
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
近福堅無窮已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
戲於蓬芰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
聞於予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
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
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至人不
處而居不脩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希情

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
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
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
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
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夭存
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
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
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
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

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
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
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
自神強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
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
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
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
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
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

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
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
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
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
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
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
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
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
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颻於天

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將變
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
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
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
異之慷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
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
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
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
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逍乎有宗扶搖之野有

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
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
而末枝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為
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
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鄰安期逝乎蓬山角李
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逌死亦由
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
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
合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

蕃塵傾雲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
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真人唯大之根專氣一
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
制啓東南以為門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
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
則寧不以物為累所逌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
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
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
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

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吾泉而行迴乎逌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是

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龐睢折脅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達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姱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以為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幄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與渭洲而建咸陽離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

已蘩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觀之窮達亦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以無為用不以人物為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為辱得不自以為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

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理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轝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漭瀁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

擊雷霆之硠磕、開不周而出車兮、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廻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釋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逈、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

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迫、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逝兮、歷寥廓而遐遊、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于彼逈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群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脾、超遙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粤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逌暢兮、服太清之淑貞、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豔溢其若神、華姿燁以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𣉻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遠思兮、眇廻目而弗晞、揚清風以為旟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辱收秉而先戈、勾

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為行兮、又何足與比類、覽旌旗兮雲旒、靄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吸浮霧、飡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隤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

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瀁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疏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

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踧楚掣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軋沕洋汻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逌覽焉則有逍遥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

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飈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淵逍遥以遠迫遁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

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隤地坼石裂林木摧火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忠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逌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弭天門開雨

濛濛、風飈颺、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淸洛、無埃實、氣消、眞人來、眞人來、唯樂哉、時世易、好樂隤、眞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超漫漫、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眞也、鵾鶴不躋濟路不淩汝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贊

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颻太素、歸虛反眞、

誄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者，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帖

搏赤猿帖

僕不想欻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貙虎，良久反覆，余乃覩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愛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月阮籍白露積

文

弔其公文

沈漸荼酷，仁義同塗。如何不弔，玉摧冰燃。

詩

詩品云：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illegible]其志。詩譜云：天籟清[illegible]阮籍之作，如劉[illegible]興而來，興盡而已。嚴滄浪云：黃[illegible]阮籍詠懷之作[illegible]苑卮言云：阮公詠懷，遠近之間[illegible]與窮的，且不著論宗，往五人乃用[illegible]子由勝之，何必子易等無感與乎哉。

詠懷詩三首

天地絪縕，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蓊鬱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鶬鶊振羽。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微，誰覿玉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
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
谷風刺怨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
佐桓回濱嗟虞放不希顏志存明規匪慕彈冠
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詠懷八十二首 顏延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有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詩紀云阮籍集傳之既久頗有譌闕茲錄者從[illegible]舛嶠發作者之古前亂甚焉今以諸本參校其叢殘覽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
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
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
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
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
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
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蜀五臣作美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
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
道失路將如何 丹鉛錄云阮籍詠懷[illegible]

明刊本者脫若語補遺云據漢書以趙季李欵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七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參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參差一作差馳

其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磬一作宜

其九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illegible]三占作用

其十一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其十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翺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

子狄三河，末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四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令自嗤。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其十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頹。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世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知集作故　歎世一作嘆息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閒，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當集作向

其二十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一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以下葉氏說步兵集一卷悉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其一篇云：放心棄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孔宗翰亦有本同此多異

其二十二

夏后乘靈輿，夸父爲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

浮沈。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三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切天綱。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光。豈安通靈臺，遊瀁去高翔。一作逝 集一作遊

其二十四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一

西傾。蟋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二十五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芳外編作世

其二十六

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荊棘被原野，群鳥飛

翩翩。鸞鷖特棲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詩集作薜

其二十七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閑都子，煥燿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緊一作留誇 別將作選

其二十八

若花燿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

相讐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鰲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花一作華　木西一作酉　四讐集作仇

其二十九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illegible]

其三十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與名夸名不在己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樹隔微聲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三十一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illegible]

[illegible]人

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

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極一作理）

其三十四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隣

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其三十六

誰言萬事艱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十七

嘉時在今辰零雨灑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其三十八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覩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

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其四十一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脩齡，養志在沖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案集作蓉浮鳧一作鳧鷖

其四十二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

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尠能尅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四十三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四

儔物終始殊，脩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illegible]

其四十五

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其四十六

鷽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

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此首藝文類聚[illegible]案今本不同[illegible]李善文選注[illegible]文定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其四十八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漢魏詩集合前爲一首

其四十九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爲今朝見，恍惚誠有之。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未一作安

其五十

清露爲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乘雲招松喬，呼噏永矣哉。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爲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與杞。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鄙自已一

作下令了遠一作充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被服纖羅衣，深榭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其五十四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一作情

其五十五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嵓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今本作豈見安能處山巖在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其五十六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思損惠施，但爲讒夫蚩。鶺鴒鳴雲中，載

飛靡所期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五十七

驚風振四野迴雲陰堂隅牀帷為誰設几杖為誰扶雖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聾瞶芒芒將焉如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弃毀與譽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雲長劒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子為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

將從此逝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緯蕭弃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效繽紛子良馬騁龍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歔欷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六十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幷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嘆一作歎

并一作肯

其六十一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劒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劍集作劒

其六十二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弃何時見斯人

其六十三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劒登輕舟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陂一作波

其六十四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沈鸝黃相與嬉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

然思妖姬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六十六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在昧，獨無不相見，候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惻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駿馬去行遊。[illegible]

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其六十八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遙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綺靡存亡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漭瀁瑤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illegible]

其六十九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七十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illegible]

其七十一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荊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為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

時憔慨各努力

其七十二

修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𨛦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讎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七十三

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七十四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甯子豈不類揚歌誰肯殉棲棲非我偶徨徨非己倫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道真信可娛清潔存精神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濵一作渭

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爲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六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鳥高翔泛泛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難爲顏修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秋駕見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

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讎讎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噓噏嘰瓊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儔類愁苦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嘰音機小食也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

山岡高鳴徵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立愴恨使心傷

其八十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不見入秋草摧折在今時今一作日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噏習九陽間升遐

雲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隤隅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二

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飆隕其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采薪者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分往來如飄風富貴何常保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熟斯貧薪又何哀

大人先生歌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本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

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

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

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

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
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
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
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
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
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
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
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
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
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
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既
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
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盡哀而還其外
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
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
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
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

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
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
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
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
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
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

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
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
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
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
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
爲太子庶子

阮步兵集終

嵇中散集

嵇中散集題辭

嵇辭清峻阮旨遥深兩家詩文定論也叔夜著文論六七萬言唐志猶有十五卷今存者僅若此殆百一耳然覩建安諸子篇章彫落斯又巋然大部矣家誡小心篤謹酒坐語言兢兢

集木獨以柳下鋸鍜傲睨鍾會竟遭譖死東漢馬文淵誡其兄子效龍伯高毋效杜季良足稱至慎善保家門而意苡一車妻孥草索慫謗之來非人所意凡性不近物者勉爲抑損終與物乖中散絶交巨源非惡山公於

當世人事誠不耐也書中自序蓬首垢面懶癖入眞阮嗣宗口不臧否亦心知師之卒不能學人實不宜仕宦强衣被之適速死耳集中大文諸論爲高諷養生而達莊老之旨辯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時役役司馬門下

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讀也范升繫獄楊政肉袒道旁哀泣請命明主立釋叔夜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求爲師不許抱臥龍之姿攖僭臣之忌其死也正以此耳贈兄詩云雖曰幽深豈無顛沛幽憤詩云縶此幽阻實恥訟寃夫人身隱矣而禍猶隨之禍至而復不欲與直也不死安歸乎廣陵散絕弊在用光鍾士季呂長悌獸睡耳豈能殺叔夜者哉

婁東張溥題

嵇中散集目錄

賦

琴賦幷序

懷香賦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與呂長悌絕交書

設難

卜疑集

論

釋私論

養生論

荅難養生論

聲無哀樂論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自然好學論

明膽論

管蔡論

贊

原憲贊

襄城童贊

司馬相如贊

許由贊

井丹贊

琴贊

箴

太師箴

誡

家誡

樂府

秋胡行七首

詩

幽憤詩

雜詩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酒會詩七首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
遊仙詩
述志詩二首
惟上古堯舜
唐虞世道治
知慧用
名與身孰親

生生厚招咎
名行顯患滋
東方朔至清
楚子文善仕
老萊妻賢名
嗟古賢原憲
思親詩
琴歌
附條

本傳

嵇中散集目錄終

嵇中散集卷全

魏譙國嵇　康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琴賦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

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亙嶺巉巖岞崿嶇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

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歸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厰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
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
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
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
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厠朗
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
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

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
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
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
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
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
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
鬱兮峩峩怫愲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
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

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
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
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
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
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
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
馳騖紛讘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
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
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
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或劫掎以
慷慨或怨嫿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
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譎、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瑰艷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惠、集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

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

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

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然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

之柔行、嘉所觸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
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
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
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
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
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于廣
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于

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
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傅說顯殷、四叟歸
漢、故因事義賦之、

書

與山巨源絶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
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
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
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

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
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
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
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

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

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

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

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

誠忿足下意欲發衆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于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

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倿，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傚呢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内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寘寘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閑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

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頴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

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羞束縛，而終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内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

明在中，見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

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 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

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

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

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

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言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

而莫賢乎己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惟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冐隂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寵楚恭宰嚭穢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

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

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五穀是見，聲色是躭，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煑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

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

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

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
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
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還而神氣條達豈
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
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
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
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
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

足耶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
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
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
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
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
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
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
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
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

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
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
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
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
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
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
糠與精稗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
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
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

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
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
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
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
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
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
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
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

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
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
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
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
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
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
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
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為，明天

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
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
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
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
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眈
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
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
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
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

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
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
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為世，表行
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
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
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
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
善誘，聚徒三千，口勌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
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鶩於榮辱

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
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為，遺
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
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
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
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
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
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
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

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
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
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
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
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
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
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
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夭閼也並而存之惟賢
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

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闢從之不輟何養命蔑
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
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
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
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
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
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
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

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而
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
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
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
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
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
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
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
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

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
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
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
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
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
則　菊苽粱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
淖溺筋液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
精神染汙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
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

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鬢髮消于以术精久延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

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逆占而

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為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

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

爲臭腐鬻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飧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illegible][illegible]肴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

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蕙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

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

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鯢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

之淡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趨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一作今）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

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

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歎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

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

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

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

當其共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

嵇中散集　六　卷全

妙察耶？主人荅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為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

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聲音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

嵇中散集　六　卷全

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

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

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聽，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雖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

古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

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

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

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知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

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

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

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

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

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

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

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

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

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並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

聲音有定理耶主人荅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
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戚者遇樂聲而哀
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
也而令戚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
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
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
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戚並用者直至和
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
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

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
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
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
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
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戚並用
欲通此言故荅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
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戚不戚則歡
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傷笑是歡之用
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

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
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
矣主人荅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
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
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
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
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
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

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
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
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
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
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
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
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
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

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

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

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

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

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絶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爲

微若但撮提羣愚

蠢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餓終有餓患萬物萬事

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疢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虎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

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内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内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

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為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覩

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為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為、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為、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

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

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工幸更詳之又
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
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
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
無跡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
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妙言所不能及數所
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
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
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

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
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
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
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
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
而　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
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
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
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
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
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
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
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
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
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
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

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孰不甚無之言
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辯
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說持論有工拙議
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
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
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
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　不愚不誕兩濟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辯雖巧難可俱通又

非所學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
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虛設宗廟以期後
嗣乎借鬼神以補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
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
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為異耳
論曰約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
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體為情貌者也難曰若
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求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
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閒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

為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為益則湯周用之
情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
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
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
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誡勸此復兩許之
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誡勸寄論按名當言有日
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
此言以忠人妖逆故去之未為盛王了無日也
夫時日用於盛世而衰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
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
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
輒疾而欲除得不為遇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
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綜以陰陽
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
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
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附而不信類禡所禱則
謂偽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為教此聖人
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

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附於誣妄
家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
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觸之賁至而有死者
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
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生於衆險雖可懼
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
困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
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

以信順爲難則使口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
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
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
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
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
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
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
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
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
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
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
之無患也則何知自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
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
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爭期於必然不立之
誡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
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
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

同以難相命之必然賓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
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
丞抑此言欲以難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
苟大同足姬兄卜想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
萬皆一校以生理貧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
吉宅　而無援欲救相命而怙以難類故云如
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著理所以成相命
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尋益
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

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惟信順
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
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
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
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
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
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
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
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

命通相成為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
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以卓福報
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
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
人之頭日而前搆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
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
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為
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為
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闇作乃是真宅耶若暝日

可以得相闇日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
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
龜筮果有助於為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
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
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
卜也則卜與不卜為與不為皆期於自得自得
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
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
貞宅之與設為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

但無故為貞宅之吉於闇遇設為滅禍於可知
爾然則吉凶之形與自有理可以為故而得故
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
必遂遠近得宜堂廡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
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
侯之相闇與吉會福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
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
吉而待居之吉宅豈遷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
哉苟宅無情於拒擇不擅吉於設為則屋不辭

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為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
吉者不求而遇後闇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
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為也由是言之非
從人而微宅亦成人耶矣若喚顏狀則英布黥
相不減其貴降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
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為公侯質也故標識
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字與吉者宅實也無吉
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
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

鑊其掌即知當亡長耳臣君築宅而運其魁罔係件之禍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衆之自然不可與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芳華所以助

吉宅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面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八絕同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吉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

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安知所吉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為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怪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占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婚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此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仿有五音各有宜上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

能說之矣故吾以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為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為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

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瞻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彊以驗有也雖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選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　而得卯未大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占因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

索隱何謂為妄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

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

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羈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痒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

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論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求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

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

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散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暖

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視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及之隅，猶復有疑，思承後海，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

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陶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

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

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沈（一作），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

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令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

二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二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二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二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二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

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顧邈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

（本經云黃帝 [illegible]）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倏遊六合來憩茲邪

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井丹贊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祄雪濯若澗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芒芒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褵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

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顚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微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强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遷顏諫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誡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當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謝其素不預此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絶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絶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

忽之後，顧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

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鬭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撓

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

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

性自非通[illegible]况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知之[illegible]
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
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
子之所大惡也 [illegible] 又慣不須離
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
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薫薫便止愼不當至困醉
不能自裁也

樂府

詩品云顏似魏文[illegible]切江[illegible]有[illegible]
淵雅之致[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鑿[illegible]未[illegible]
高流矣[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次[illegible]
藝苑卮言[illegible]少[illegible]於[illegible]更不如[illegible]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
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
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

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
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
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強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
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illegible]
一無事字 [illegible]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下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埀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詩

幽憤詩 晉書云[illegible]呂安[illegible]魏氏春秋[illegible]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

但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

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勖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究壽作見

襍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案銑作工叔夜弟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梁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其十九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翩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携手長相隨。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修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泠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竹林一篇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蕤濃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

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趣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眾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一作[illegible]）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昆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一作[illegible]）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

如蘭。疇昔恨不早，旣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憂歎。事故無一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矜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累捨遺作慮

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弃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采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弃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寧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蛙宅，神龜安

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旣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飛一作爰箕 陪處作西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朴慈順，寧濟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黜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靜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荊，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機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

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没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illegible]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本傳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

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著無私論益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

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

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

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見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

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嵇中散集終

鍾司徒集

魏鍾司徒集題詞

鍾士季弱冠與王輔嗣並知名其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厥旨不殊然山陽易註光列學宮而潁川玄辨寂爾不顯豈才地經營方期功業無暇立言或者身族糜覆策書烟銷微言妙

義莫得而聞也志云道論二十篇係士季文筆今不獲見其他亡軼可以類推命婦傳善言毋德宗述教訓在齊女傳母魯季敬姜之間乃鳴鶴白茅樞機愼密毋誨至勤胡爲破蜀以後頓忘執手之戒自取滅門夫司馬

專國眦睨魏鼎奄有西土勢必自帝魏亡于司馬與亡于士季等亡爾使反謀果成步騎並發縛文王父子告廟釁鼓奠安大魏功豈在閎散以下即不然同爲篡臣割地而守未知誰雌雄也特逢其才傾跌須臾亂兵登

城英雄駢死天相司馬非盡士季之失抑覽其遺篇彬彬儒雅則猶魏文七子餘澤矣

婁東張溥題

魏鍾司徒集目錄

賦

孔雀賦

菊花賦

又

蒲萄賦

檄

移蜀檄

奏

平蜀奏

書

與姜維書

與蔣斌書

與吳主書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傳

母張夫人傳

成侯命婦傳

論

芻蕘論

附錄

鍾會本傳

魏鍾司徒集卷全

魏 鍾會士季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絲毦之森纚、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

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躕、鳴嘯郁咉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葳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緣阪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紛葩韡曄、或黃或赤、乃有毛嬙西施、荊姬秦嬴、妍姿妖豔、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

俯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蒲萄賦 有序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美乾衛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

高垠。綠葉蓊鬱，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歆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檄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王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

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

與隆大好中更背逆棄同伊與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奏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竄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浩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勑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

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喩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宰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甞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與將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

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世之後降為諸侯之隸

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劍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旣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

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彊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

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贊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

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

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知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

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繇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譖成侯曰妾欲其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繇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戒侯命婦傳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

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

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

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

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媵。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伏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虛矣。

本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繇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祕書郎遷尚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

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繇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

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勑青徐

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

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

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

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會于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

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

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為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

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言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鍾司徒集終

杜征南集

晉杜征南集題詞

左傳之有杜元凱六經之孔孟也當時論者猶以質直見輕豈眞貴古而賤今乎子雲太玄不遇桓譚幾覆醬瓿元凱釋左非摯虞亦莫知其孤行天地也杜集絕無詩賦意者其雕蟲

邪彼惟彌綸經傳自託獲麟下者則薄之誠不欲以此有名也元凱嘗言三不朽庶幾立功立言其事皆踐漢典佐命如鄧侯刀筆高密書生不免望塵而拜章奏爾雅悉西京風制經術既深凡文皆餘耳不期工而工此

學者糞本之說也武庫平吳功堪廟食釋左一書復懸日月之間爲世傳習其於聖經爲後先疏附也戍勞過楊玄矣儲君降服議禮與譏是將通世變以就古人檀弓變禮不辭作偭未可與素冠之詩同相笑也

婁東張溥題

晉杜征南集目錄

奏

律令注解奏

黜陟課法略

秦川軍事

奏事

又

又

又

疏

論水利疏

又疏

表

陳伐吳至計表

再上伐吳表

請署羊祜僚士表

舉賢良方正表

又

又

議

皇太子釋服議

會盧欽魏舒問

皇太子宜諒闇終制奏

又

祥禘議

書

與王濟書

與子耽書

歲終帖

親故帖

序

春秋左氏傳序

律序

論

春秋長曆論

說

春秋長曆說

譜

宗譜

令

遺令

雜文

酒論

附錄

本傳

晉　杜預元凱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略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

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有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

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不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埳，施橫埳中訖，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用，討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奉神之誼，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仓重事，貴臨藏也。

又

臣前在南岡、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有。

又

藥杵臼、瀑槃、甑斗、盆釜、銚槃、錫銷，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勑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疏

論水利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

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

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

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
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
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
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
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
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
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
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
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

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
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
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
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
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
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
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
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
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

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
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
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
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
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
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
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
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

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
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
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
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
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
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表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閒，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

復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署羊祜僚士表

祜以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等[illegible]

祜綏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舉賢良方正表

按蘇贊布行於鄉野，著德於門閭，放心直意，若得周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謇諤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瑞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綴玉階納逆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偷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常用赤馬

議

皇太子服制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叢云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既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逆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云見欽舒遂令預造議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

戢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
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
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
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
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
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
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

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
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
之天下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
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
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
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
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
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

繆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
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
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
意而行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
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
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
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
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欲葬得在
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

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
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
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
諒闇之禮與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
下歎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
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
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
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
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

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屆已以除之
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屆
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
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
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
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旋
於屆伸厥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朞父
卒三年此以至親屆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
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

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
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
喪服用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
主可謂無事捺及漢制孝文之喪紅紵既祖孝
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
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
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屆除以寬諸下協一代
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

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
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
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
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
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
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
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一十五
月之寬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
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

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
制

又

下逮太子遂以服降之議從周制今衰議時終年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
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
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辟除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

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二年，此釋服心喪之禮。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史維作頌，是三年之內，將明矣。故今所記，悉當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所貽譏貶之文著焉。

書

與王濬書　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大悅表呈預書[illegible]濬至秣陵[illegible]遣[illegible]要令[illegible]是論其[illegible]濬乘[illegible]直[illegible]秣陵不得[illegible]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秣陵一作建業

與子耽書　預子錫無名耽者

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

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闊，得來說，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與某云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其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其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以慰吾心也。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文辭闕得來說非當時只歲中語或是江左人

有人□起故情□□□□□□□
心亦悲□流修語耳○孔明本云獨

序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

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

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摠

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

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與文止於所起窮得其實不於六經抵𨔵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下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諸附善本作起諸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書作其所公卿百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論

春秋長曆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

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
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
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
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
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
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
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
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

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
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
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
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
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
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
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
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
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

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
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
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
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
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
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
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差
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
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
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
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
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
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
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
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曆論之後
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
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

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離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違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數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學者覽焉

春秋長曆說 與論略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

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

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非春秋，此乃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

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太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夭則緦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夭皆爲之齊縗其月數各随親疎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爲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

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爲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除服則不

宗之矣

令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敎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家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毁儉之致也吾去春人朝因郭氏亡緣居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狄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遂一作遠○耕父御覽作耕者祭作觀有情作儉

補文

酒論

[illegible]醞醇醴沃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杜預本傳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征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

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

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

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于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

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

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

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

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晧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

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

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攷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

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躭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

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杜征南集卷全終